

第一章

二月，日头幽淡苍白；阳光柔和，轻悠悠洒落在修道院的花园。这花园美不胜收，由志诚意笃的修女们细心照料。草地平坦翠绿，点缀着几株秀丽古树，灌木丛中簇拥着一束束雪花莲，早开的藏红花给花圃添染了一层金黄，预告那色彩缤纷、香气怡人的阳春即将来临。

在一扇俯瞰花园的宽窗坐台上，蜷缩着一位修女，展现在眼前的一片锦绣，她视而不见。在她看来，这景色司空见惯，令人疲顿，恰好画出了自己生活的单调乏味，那树干内滋滋润生的汁液，则象征了她内心日益增长的忿忿不平。春日在望，只不过是一种令人心痛的嘲讽，因为春天使她更加烦躁不安，渴望实现那难遂的愿望，除此以外，别无其他。

两位修女飘入视野，沿一条石板路缓缓而行。她们披一身灰服，脑袋低垂，宽衣袖下双手静盘。阿格尼丝和特丽莎都已经是上了年纪的老妇，在修道院这四壁之中消磨了韶光年华。她们与这一小群人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这就是她们的世界。这两个眼睛清澈而沉静的女人在这块幽寂之地寻着了安宁；对生活再无它求。

玛戈·洛利默瞅着这两位老修女，烦躁之中夹杂着蹊跷纳闷。她们也有过象她一样的青春妙龄——她知道阿格尼丝做修行立誓时才刚刚十九岁——而今却苍老了。

难道她们从来不顾一下过去漫长的岁月，不后悔丢失了青春？有那么一天，当新生活的旋律在整个世界中跳荡的时候，她们也不会感到自己错过了什么？一个可怕的意念在她心中升起：也许今后一生只不过重复一下过去八年所经历的一切。

十二岁那年，她被送进修道院读书。当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在她的记忆中，父亲是个严峻而寡言的人，以他自己的方式对女儿表示疼爱，但从来不怎么注意她。

远在孩提时代，她就感觉到父亲有点神秘古怪。他常常出远门，一去就是好几个月，把她留给一个叫罗莎的女人照管，罗莎似乎不知道他去何处，也不知道他何时才回来。

自从父亲将她托付给女修道院院长后，她就再没见过他，也没有得到过音信。

不过，有那么几年时间，他一定是定期与修道院保持联系，寄钱替她付伙食费和学费，因为在她十七岁生日那天，她被告之所有的费用支付和他本人的音信都突然终止了。

修道院院长婉转地告诉她，说她父亲恐怕已不在人世了，不过她可以继续留在修道院，帮忙干点活，作为收留她的补偿。

当时，玛戈欣然接受了，因为她已习惯将修道院视作自己的家。在此之前，她有其他学生做伴，生活还是挺愉快的，整天除了上课就是玩耍。可是现在，功课和娱乐都已不复存在了，她渐渐感到生活单调得难以忍受。

她渴慕修道院大墙外那更广阔的生活，向往大城市和它们所体现的一切，她要的是剧场和电影院，而不是种花除草和家务琐事。她要脱掉被迫穿上的式样刻板的素朴袍服，换上漂亮衣裙，她要与同年龄的生性愉快的人做

伙伴，她需要冒险，也许是冒险中的冒险——一男一女，互相凝视对方的眼睛，在那里看见了爱情……

这写念头，她当然从来不敢讲出来，但是就在这天她已鼓足勇气，准备要求离开修道院，去外面世界谋生。结果，这要求遭到委婉而又断然的拒绝。

那位猜测玛戈父亲已不在人世的修道院院长，把自己看作是玛戈未成年前的监护人。

眼下玛戈才年方二十，起码还得在修道院再呆一年。

不仅如此，修道院院长还暗示，说玛戈父亲希望女儿最后的结局是立誓修行，当修女。她本人也希望玛戈能实现父亲的愿望。

玛戈明白自己决不会走那条路，连再呆一年都无法忍受。然而，她没有其他选择。

如果出逃，又能去什么地方呢？她身无分文，也不知道如何挣钱谋生。看样子她还得熬过这一年，然后再设法脱身。

太阳渐渐西移，花园蒙上了一层灰暗阴影。阴影中，修女们象一具具移动的幽灵，又象一只只翅膀灰朦朦的鸟儿——从不知飞翔，永远收翅静息。

修道院教堂的钟突然敲响，深沉，一声声震荡，宏亮的钟声响彻天空。做祝福仪式的时刻到了，玛戈跳下窗台，沿走廊而去。走廊穿过主楼，通往那座小教堂。

她最愉快的时刻，通常都是在教堂度过的，因为她喜欢那座漂亮古老的建筑，喜欢那色彩柔和的窗棂和黄灿灿的烛光。不过，她最喜爱的还是教堂的音乐，它似乎使整个天空都充满了鲜艳的色彩和迷离扑朔的闪光。听着音乐，她会觉得心中的烦躁悄悄退去，代之以莫大的宽慰满足。但是今天，甚至连音乐也无法解忧去愁。她走出教堂，不满的心绪甚过以往，怏怏然没精打采地去从事派定给她的工作。

黄昏的静谧随同阳光一道消逝了，代之而来的是伴着暴风的夜晚。吃晚饭时，她听见外面冷杉林中狂风咆哮，大雨如注，抽打窗扉八点钟时，风刮得更猛，可谓愤激狂怒。

在阵阵风雨喧嚣声中，她竟没有听到门铃在丁当响。稍停片刻，门铃又响开了。玛戈起身去开门，心里感到惊讶而紧张。

修道院难得有客人光临，因为它位于乡间深处，附近没有主要公路，此时此刻有人来访，其中必得有蹊跷。门上还写着晚上八点以后不再开门，而此刻八点已过。她该不改开门呢？

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铃声。玛戈决定开门。她想，这显然是有什么急事，也许是附近的乡民生病了。在这种情况下，修道院院长总是乐意相助的。

她抽掉门上的小窗盖，透过格子窗窥探窗外。外头停着一辆大型小轿车，车灯强光将门前四周照得一片辉煌。车内的灯也亮着。玛戈可以看见车内坐着一个姑娘，裹着一件漂亮的毛皮短大衣。站在修道院门口的是汽车司机。

“谁呀？想干什么？”玛戈问道。

这男人答道：“真对不起，这么晚，还来打扰。可是，这位女士想找个地方过一夜。

我的汽油用完了，车开不了多远就得抛锚。如果罗素小姐可以留在这儿的花，我可以在村子里随便找个地方过一夜。”

玛戈马上开了门。对迷路的人，修道院总是殷勤招待的，院内随时备有一间空房间可供下榻。

“当然可以。”玛戈羞答答地答道，然后对那位姑娘说：“您请进来吧。”

她从小车中钻出头，嫣然一笑，态度友善。这是一位漂亮的姑娘，衣着高雅，装束打扮完美无瑕，使她显得更加可爱动人。

她的毛皮短大衣敞开着，现出穿在里面的深宝石蓝的衣衫，相映之下，那修长黝黑睫毛下的蓝色眼睛更显得更加醒目。她的帽子是用精美的绸毡制成，同毛皮外衣一样也呈柔嫩的灰色，褶皱处别着一枚蓝宝石饰针，象蓝色的火焰在车灯下闪烁。她的外衣领口上别了一朵粉红色花结，一股淡柔的香水味随着她的走动而四处飘散。

不过，玛戈惊讶地盯着她，并不是因为她长得漂亮，也不是因为她穿得漂亮。她似乎觉得人的想象力一定念咒召来了一个鬼魂，她自己的鬼魂。当这位陌生人靠近她时，她好似面对着一面镜子在凝视，看见了自己——不一样的是，镜中的人打扮得漂亮，但毫无疑问还是自己！

这位陌生姑娘也煞住步子，愣住了。她睁大眼睛，吃惊地打量对方。然后，她哈哈大笑，半信半疑：“你是谁？你莫非就是我？”

在离修道院约四十英里远的一间小旅馆的私人起居间里，玛戈和波拉·罗素并排端立在一面镜子前，若有所思。

不过此时穿着淡灰色栗鼠毛皮领短大衣的是玛戈，回色小帽下露出柔软的金发。在她身边站着一位棕发女郎，披一身玛戈经常穿的平淡无装饰的黑衫。即便是最了解玛戈得人心，也会把这姑娘误认为是玛戈本人。

“太棒了！比我奢望中的还要棒！”这位有可能是玛戈的姑娘说，“没人回怀疑咱俩交换了位置。”

“也许有人会怀疑呢？”玛戈颤抖了，“我，我怕。不过，现在怕也来不及了。”

两人哈哈大笑。

波拉兴致勃勃表示同意：“是来不及了。不过，比为什么要怕呢？我就不怕。”

她说话信心十足，从昨晚八点以来，她一直很有把握。这信心好象也传给了玛戈。

这位才相识几个小时的姑娘，个性鲜明刚强，深深打动了玛戈。

事情是从头一晚上在波拉房间里谈话时开始的。玛戈当时在帮她打开行李，从箱子里拎起一件件柔软闪光的衣服。她触摸衣服时，手指都发抖了。

这里有精美的湛绿色尼龙内衣裤，绣上一朵朵娇小金黄色的藏红活，还镶着网状的花边；一件淡柠檬色的双皱睡袍，睡袍的柔带银白；与之相衬的是一件缎子晨衣，衣领山镶一条柔软白毛皮；翡翠绿珐琅质卫生用具；闪着金光的夜礼服；长丝袜和金黄色拖鞋……

玛戈想，要是永远穿着这些漂亮衣服，摸着柔软的绸缎而不是粗糙的棉布，披着金光闪闪的长衫，象仙境中的公主走来走去，那会是个什么样呢？她热衷漂亮的东西，但漂亮的东西从来不属于她……

她们促膝长谈好几个小时，忘了修道院必须九点熄灯的规矩。也不知为什么，玛戈觉得同这位长得极象自己的姑娘很谈得来，不知不觉地倾吐了自己对眼下强加于她的生活的愤愤不平和烦躁不安。她谈到渴望逃离修道院，波拉似乎难以理解。

“你怎么啦！我宁愿付出一切，与你交换位置处境。”波拉蓝色的眸子里第一次现出悲伤的痕迹，“这里多么平静呵！在这儿我可以得到安宁，或许还能忘掉尘世中的一切。”

“你！”玛戈十分惊讶，“你为什么要忘掉一切？你看上去多幸福呵！”

波拉淡淡一笑。

“我尽量装得幸福，笑总比哭要好一些。”

这时，波拉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她霍地转身对着玛戈，呼吸急促，眼珠子里闪耀着兴奋的光。

“你相信命运吗？”她问。

“你指什么？”玛戈反问。

“让我来告诉你。我觉得今晚是命运把我送到这儿来的，好让我们互相帮助。你也许会以为我发疯了，其实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头脑清醒。我有一个主意：咱俩似乎都希望得到对方已经得到的一切，那为什么不彼此交换一下位置？换一段时间，譬如说一年吧，到那时你就算成年人了，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了。我愿意留在修道院，当玛戈·洛利默，你就成了波拉·罗素。你可以住到我在伦敦的公寓，穿上我的衣服，你想再买多少就买多少，我有的是钱。只要你同意，这主意就妙不可言了。”

玛戈拒绝了，口气硬得都有点过分，因为她心里极不踏实，觉得对方的建议不可靠。

她断定这样做不妥，困难太多，而且还一桩桩给波拉摆了出来。波拉以一个惯于我行我素者的沉着和自信，将玛戈列举的困难一一排除。

她争辩说，玛戈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解释清楚在修道院里该干什么，她也可以告诉玛戈自己在伦敦的公寓和生活是个什么样，决不会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因为双方都无意伤害对方，只不过想过上一年对方的生活。至于说外貌上的差别，那好办。两个人的体形和面部特征都一样，其他方面是可以改变的。波拉擅长化妆术，只用买两副假发，一副棕色的，一副金黄色的……

最后，玛戈让步了，或许她知道一开始就想让步。当内心在呼唤，渴望得到对方主动给予的一切时，想拒绝是很难办的。

所有她想得到的，都摆在她面前了，只要她有勇气接受。生活不再象修女袍那样灰蒙蒙令人沮丧，而是充满了色彩和生气。

前面就是伦敦和冒险！生活的乐趣象一轮金色的太阳当头照，金光灿烂，令她眼花缭乱！前面是愉快的笑声和……也许还有爱情……

一切都如同波拉预料的那样顺利，修道院院长同意玛戈随波拉乘车兜风。她们把车开到邻近的一个小城镇，买到波拉想买的东西。一位理发师给她们俩剪了个男孩子似的短平头，提供了两副假发，一副是金色的短发式样，另一副是修长的棕发，同他刚才狠狠剪掉的头发一模一样。

结果妙极了。玛戈站在旅馆卧室的镜子前瞅着镜中的人，明白这场改头换面的把戏彻底成功了，最后一点点担心害怕也不复存在。

她冲着身边的姑娘哈哈大笑。

“你说得对，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好了，现在就要去从事伟大的冒险事业了。”

小汽车在旅馆门口等候，两个姑娘步入车内。车到修道院时，已是一点半了。修女阿格尼丝开门，让波拉进入修道院。她轻声地责怪波拉，因为她比容许她出去乘车兜风的时间多玩了半个小时。玛戈听见波拉温顺地接受

责怪，然后大门便关上了。她自己则坐在小车里，沿公路去伦敦。

奇遇冒险的生活开始了！

小车在飞奔，引擎发出低沉震颤的声音。玛戈兴奋得心房怦怦跳荡。她不再担心将来会怎么样，不再害怕扮演不好波拉这个角色。

她们花了几个小时，教给对方如何应付可能出现的情况。波拉已熟悉修道院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玛戈也知道了她可能遇见的人的特点，他们人数并不太多。玛戈感到惊奇，象波拉这样美丽而迷人的女郎，朋友却寥寥无几。

两点钟左右，汽车开过一家大旅店。这儿显然是司机们最喜欢停车的地方。旅店外的公路边停着一排排汽车，旅店本身也相当有吸引力，绿色的百叶窗，窗台上摆着一盆盆早开的水仙花。玛戈突然觉得肚子饿了，决定停车吃午饭。

这旅店对玛戈来说是那样新奇，令她心醉，因为从童年起，她就没有建国修道院灰墙外面的世界。她很喜欢旅店的大餐厅，餐桌上摆有鲜花，桌边坐着神情愉快、衣冠楚楚的客人。他们的举止笑容，都暗示了一个她一无所知的世界。她还很喜欢管弦乐队在演奏的音乐。

她有意地将吃午饭的时间拖长。就在她刚刚吃完的时候，餐厅里来了几个男人，在她附近的一张桌边坐下。

她津津有味地打量着这帮人，就象打量新生活其他方面的每一个细节一样。他们在用英语交谈，但外貌有点象是外过人，其中一位特别象。他身材修长，皮肤黝黑，年龄大约三十五岁，细薄嘴唇上留着小黑胡子，她从来没见过象他那样一对深黑而又明亮的眸子。

就是这双盯人时闪着奇特光芒的眼睛，给玛戈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而玛戈的好奇心，也好象吸引了他。他转过身，以同样的兴趣打量玛戈。

刹那间，那对黑眼奇怪地眯成一条线。这男人突然站起来，离开餐桌，朝玛戈走过来。

“伊丽莎白！”他喊道，“你在这儿干什么？”

玛戈大吃一惊，脸刷地绯红。开始，她还感到一阵恐惧，以为他是波拉·罗素的一个朋友，发愁如何称呼他。但他喊的是“伊丽莎白”，这就让她放心了。这男人显然认错人了。

她尽量冷漠地答道：“您搞错了。我不叫伊丽莎白，我也不认识你。”

一种新的古怪表情闪过他面部，一丝嘲讽的微笑扭弯了他的嘴唇。他忍不住想笑，又感到惊讶，黑眼珠里闪烁着敬慕。然后，他恢复了庄重严肃，硬梆梆地鞠了一个躬：“对不起，搞错了，只好抱歉了。”

他说完便回到自己的餐桌，甚至再没瞟她一眼。可是，他留给她的却是一种奇特的不安感。他那种觉得对方可笑而又夹杂着钦佩的神情似乎与他的谦意不太相符，她老忘不了这神情——他好象并没有相信玛戈的否认。那么，他到底是什么人呢？是个外国人，这一点毫无疑问，她一开始就这么想的。尽管他的英文本身无懈可击，但讲话时还是露了马脚，就象他拉丁民族暗黑的面部血色和呈橄榄色的皮肤表明他是异族人一样。

这件事搅乱了她原来愉快的心情。她叫来招待算帐，只想赶快离开餐厅。

当她沿过道朝入口处走去的时候，看见刚才同她搭话的那个男人抬头扫了她一眼，也叫招待结帐，不过她没把这放在心上。她坐进车时，注意到他也出了旅馆，朝另一辆猩红色的小汽车走去。

起初，她并没有明显地意识到这是跟踪。可是她每次回头观望时，总可以看见那辆猩红色小汽车跟在后面，谨慎地保持着一段距离。

当然，这人也许同她一样也是开车去伦敦，但奇怪的是他怎么突然抛开了他的同伴。

她决定验证一下自己的怀疑，便通过传话管让司机把车开离主公路，尽可能迂回行驶。

验证使怀疑变成确信。只要他们一拐弯，那辆猩红色小车也跟着转。她的车逃脱了一次交通红灯，那辆红色车被挡住了，但结果还是一样，它又出现在一英里远地方，保持同样谨慎的距离紧紧尾随，没有超车的迹象，却明显是在监视自己。

玛戈的不安变成名副其实的恐惧。

这意味着什么？那个陌生人跟着她有什么目的？如何才能甩掉他呢？

她不愿把自己的恐惧告诉司机，他会觉得奇怪的。正当她捉摸着如何是好的时候，却感觉到自己乘坐的车加快了速度。

车开到一条宽阔笔直的公路上，周围没有一辆车。她的司机突然拐弯，其速度之快只有非常娴熟的驾驶技术才能确保安全。司机似乎也发祥地有车跟踪，想摆脱它。

这一招很见效，再也看不见那辆红车了。大约五点钟左右，车在伦敦皮克迪尼广场拐了个弯，抵达一幢公寓大楼。

即便是在她最疯狂的迷梦里，伦敦也一点不象眼前这个样。好象全世界的人都拥在伦敦的马路上，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一辆接一辆。排成长龙，奔流不息，令她惊叹不已。

从修道院的沉静转入这一片喧嚣嘈杂声中，这几乎使人感到恐怖。

她步入大厅，朝电梯房走去，心中忐忑不安，心脏怦怦地跳动。马上就要对她扮演大角色作第一次真正的检验了。她要接管波拉的公寓，就象是她自己一样，要遇见波拉的女仆，还有其他不得不见的人。

当看管电梯的人向她走来时，她几乎控制不主惊慌。可是他只瞟了她一眼，显然是认识她，用手触帽表示敬意。

“下午好，夫人。有行李吗？我会让辛普森给您送上去的。”

她放心了，出电梯房时步子稳当多了，顺走廊走到门前，从波拉的手提包里取出钥匙，插入门锁。房门风窗上漆扎房间号码是37。

里面便是波拉给她描绘过的那间厅屋，四方形，墙壁漆成淡淡的琥珀色，与金黄色窗帷相对称。有一条走道，从厅屋两头伸出，两边有几扇房门。

玛戈头脑已经冷静下来，心里面重温一遍波拉的话：左边走道通厨房和女仆的卧室，右边走道通卫生间。几扇门打开后，分别是餐厅，会客室波拉的卧室和客人住房。

正当她犹豫不决，不知先进哪间房的时候，女仆出现了。

玛戈同她打招呼，就象刚才管电梯的人认识自己而打招呼一样。

“呵，你在家，多拉！”她很镇定地说，“给我把茶端来，端到炉子边来。有我的信吗？”

“没有，夫人。不过昨天晚上有位先生打电话找您。大约半小时之前，他登门拜访，听口音是同一个人。他现在正等着要见您。”

“一位先生！”

玛戈很难控制自己不露出惊慌，她压根儿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同波拉的

朋友面对面。

“是谁？”她赶快问女仆。

回答是：“我不认识。他不肯留名，只说他有急事求见。”

“好吧，那就见见他吧。真讨厌，我累得要命。”

她打开会客室的门，心房又怦怦跳开了。刚才在旅店遇上的人已够她胆颤心惊了，现在又要面对另一个神秘人物，一个不肯通报姓名却又坚持要见她的人。

会客室很大，一开始她还以为里面没人呢。一个男人从最里面的椅子站起来，朝她走来。他大约有三十岁，高个儿，那张脸盘她一看见就喜欢上了。

严格讲，他并不英俊，但很有吸引力。他那一对灰色的大眼沉着稳健，嘴巴线条分明，格外刚毅有力，下巴显露出性格中的严峻坚强，有时还可能变得固执顽梗。凭本能，她觉得他属于可以信赖的一类人。

她拼命思索，想把他同波拉描述过的朋友中的任何一个对上号，但找不出一点线索能与眼前这位先生有联系。既然连女仆都不知道他的姓名，那他一定不是朋友，仅仅是个熟人罢了。

她紧张地说：“你好！我……我听说你要见我……”

她突然止住了，因为他脸上掠过的表情让她想起从旅店一直跟踪上公路那一个男人：嘲讽，惊讶而又觉得她可笑。不过，此人表情中还混杂着一点点忿懑。他答话时，话音中带有冷酷的鄙薄：“亲爱的伊丽莎白，你跟我讲话用这种腔调没一点用处。你自由自在的时间够多的了。但你应该明白，老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不管花多长时间，也不管多么困难，我总可以找到你。”

她惊讶得脸都烧得发红，同一天内她第二次感到害怕。她一直住恐惧心情，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哈哈大笑。

“你搞错了，我不叫伊丽莎白，我叫波拉·罗素。你找错地方了。”

他脸色变得阴沉，眼睛里射出锐利尖刻的目光，更增添了玛戈的畏惧。

他反驳玛戈：“我一点都没搞错。你化名为波拉·罗素，想躲开我，这我全知道了。”

不过，这场闹剧该结束了，我今天就是专门来给它收场的。”

她定睛凝视，惊愕失色，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原来她顶替的这个姑娘的真名不是波拉·罗素，而这个人居然知道这个假名！另外一个人，就是在旅店里对她说话，后来又企图跟踪她的人，也知道这个假名。原来两个人都是罗素的朋友，由于某种原因，她想避开这两个人。

想到这里，她明白该怎么干了。既然那姑娘打算躲开站在面前的这个人，那么她也要如法炮制，并让他明白这一点。

“你太过分了。你有什么权利闯进我的住宅？”

玛戈的沉着镇定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

他哈哈大笑，毫不掩饰他的嘲讽：“问得奇怪！难道我没有权利到你这儿，到我妻子这儿来吗？”

第二章

玛戈吓得目瞪口呆，好象被他打了一拳，心房如同铁锤一样敲打轰鸣，上气不接下气。

他的妻子！

他说的是真话？他真是自己冒名顶替的那个姑娘的丈夫？倘若如此，眼下的处境就难以忍受了。

她无法将真情告诉他，说自己不是波拉·罗素，而是个他不认识的人。她对波拉的许诺不允许她这样做。即使她讲了真话，这人也不一定就相信。

如果他真是波拉的丈夫，那她为什么逃跑而避开他呢？他长得迷人，有吸引力，这是无法否认的。尽管玛戈心里害怕，但还是觉得他长得不错。

一种新的为难处境使得她说话都吞吞吐吐了。她孤注一掷：“我不是你妻子！”

一丝笑纹闪过他的嘴角。

“我料到你会这么讲的，但你改变不了事实，不论它多么不合你的口味。这一点，我们待会儿再谈。现在更重要的是告诉我，卡尔·格伦荷夫在哪儿？”

这一次她回答时，就有把握了。波拉开给她的一串朋友名单上没有卡尔这个名字，那么否认自己认识卡尔，就不算是没有遵守诺言。

“一无所知，从来没听过这名字。”

“撒谎！”

他双手冷不防直插过来，死劲钳住她的肩膀，攥得她发痛：“你不仅对他很熟悉，而且肯定知道他现在在何处。放明白点，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否则我决不放开你。”

玛戈辩解道：“我告诉你我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你……你把我捏得好疼呵！”

他立刻松了手，但脸上的怒气并未缓和。

“看来你是要逼着我采取行动，干出我过去不愿干的事了。”他冷峻地说，“今晚我要把你带走。如果你不是这么顽固不化的话，我本来是可以给你一点时间去考虑一下我这个打算的。反正我再不会冒险让你溜掉。”

“我决不跟你走，哪儿也不去！”她公开表示反抗，“我已经拿定主意了。”

“我也同样拿定主意了……”

“茶准备好了，夫人。”

女仆进到会客室，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玛戈这才舒了一口气。

她不再害怕了。她感到这人身上有一种冷酷之情，不可抑制的意志力，很难让他改变主意。但是她自己一旦做出决定，也会坚持到底的，起码在这一点上是拿定了主意：无论怎么劝说，决不随此人离开这所公寓。

喝茶时，他谈到一些日常琐事，闭口不提刚才那场激烈的争吵。她觉得他倒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伙伴。

她喜欢他的一切：喜欢他那深沉的嗓音；喜欢那张轮廓分明严峻的脸，当抹去严峻表情而莞尔一笑时，会变得具有惊人的吸引力。她还喜欢那一双踏实稳重的灰眼睛，当他注视她的时候，目光中再无怒气，只有关切。她也用同样的目光回报。她感到惊讶，波拉既然赢得这么个理想男子汉的爱情，怎么又轻率地抛弃他呢！

她没说几句话，因为有一种令人舒适而又昏昏欲睡的感觉偷偷向她袭

来。她想这一定是因为乘车长途跋涉，兴奋过度，现在感到疲倦了，所以睁不开眼睛。喝完第二杯茶后，她觉得有点控制不住了，闭上眼，又死劲睁开，霎时间心中溢满了恐惧。

这感觉不对头，不是疲倦所致，而是一种沉甸甸的感觉，好象吃了麻醉药想睡觉一样。

茶里下了药！

这猜测伴着疑惧跳入脑海。会不会是这个人用药把她撂倒了呢？

她喝的两杯茶，都是由他主动加的糖。她突然明白，除了糖以外，他还放了别的东西，使她失去知觉，而且很快就会使她无法反抗。

她企图站起来，大声呐喊，可是全身的劲都已经散失了。

她最后只记得那男人的脸，雾蒙蒙地对着她，然后便闭上眼，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她苏醒过来时，觉得自己给塞在一块狭小的空间里，不是固定不动的空间，而是移动的，因为她不时被摇来摇去，晃得她头痛，耳边还响着有规律的震动声，象是汽车引擎发出的声音。

她意识到这是一辆小汽车，她已给塞进了车，汽车正穿过夜幕高速行驶。

坐在她身边的就是那个发誓要带走她的那个男人。他两手紧握方向盘，车灯映出他那张冷峻的脸盘。

她心惊胆颤，撑起身子，扯开嗓子喊叫：“你带我上哪儿去？”

他冷冰冰地答道：“很快你就知道了，到那时你再大吵大闹吧，这会儿我什么都不想听。我劝你还是安安静静坐着……”

他的话突然中断，玛戈只听见他嘟嘟囔囔发了一声感叹。如此同时，她感到车刹嘎地一声被踏住了，汽车停了下来。

开始她还觉得太突然，不知出了什么事。接着，她听见说话的声音，伸头一看，只见公路上站着一排人，组成一道封锁线，挡在车前，堵住了通道。她纳闷，这会不会是警察设下的埋伏。但这帮人没有穿制服，却裹着短大衣，遮住了半个脸部，其中之一走过来，打开车门：“出来吧，马克思·沃伦顿！”他简短地下令，“这一次可逮住你了！”

玛戈吓了一跳，憋住没喊出声来，因为那个男人的声音听起来非常耳熟。他走近车门时，放下了衣领，露出一张瘦削黝黑的脸，两眼闪着奇特的光——就是在旅馆里吃午饭时主动与她搭话的那个陌生人的脸！

那个劫走她的男人显然也认出这是谁，令她惊讶的是，他没有表示任何抗议，就乖乖地下车，还做个手势让她先下。

“我们到底还是相遇了，卡尔·格伦荷夫！”他缓缓而语，“我还以为这辈子再没福气见到你呢！”

“你本来就不用担心见不到我嘛！”对方的话音中充满拉讥讽，“我们迟早要相见，这是不可避免的。今天有幸见过这位夫人，结果使我们的相会大大提前了。”他对玛戈鞠一躬。

马克思·沃伦顿嘴唇四周的肌肉收缩了一下，但张嘴说话时声调平静冷漠：“请问你打算如何处置我？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想阻止你贯彻你的意图，恐怕是无济于事了。”

“当然无济于事。”卡尔·格伦荷夫转声对通货中的一个人耳语，下达命令，然后突然扭身面对玛戈和她的同伴，彬彬有礼地说：“我不想诉诸武力，

但你们得保证，一旦我放开你们，你们不得企图逃跑或者从他处求援。”

马克思·沃伦顿耸耸肩膀：“那当然。吃了败仗，我心里明白。”

“你呢？”他问玛戈。

“我……我不会逃的。”她颤抖着保证。

事态变化如此迅猛，玛戈都惊愕得不知道害怕了，只觉得迷惑不解。如果不久前的情况有点神秘莫测的话，那么此刻更是加倍的神秘了。

原来在旅店里见到的那个人就是她根本不认识、而马克思·沃伦顿要寻找、还坚持说她知道其去向的卡尔·格伦荷夫。他一定是跟踪到她的公寓，看见她同马克思一道乘车离开，并盯在他们后面。

为了什么呢？她一路上都在捉摸这个问题。她乘的小车后紧跟着另一辆车，大约行驶了一个小时，在一条公路上停下了。月亮刚刚升起，借助月光，她可以看见公路绕着悬崖边端盘旋，悬崖下边是大海。

远处还面，停着一艘游艇，现出黑蒙蒙的轮廓。船上没亮灯。顺着一条羊肠小道，她被匆匆带到海边。沙滩上有两艘划艇，他们命令她登上其中的一艘。

抗议是没用的了。十五分钟后，她沿着一条绳梯爬上游艇甲板，然后被带进一间宽敞豪华的船舱。看守把她留在舱里，关上舱门，从外面把门锁上。

她站在舱内，绝望地瞅着反锁住的舱门。她成了囚犯。要当多长时间？为什么要抓她？她猜不出来，感到畏惧，开始颤抖。她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坐到舷窗下边的一张沙发上，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门锁里响起钥匙扭动声，她赶忙站起来。卡尔·格伦荷夫进到舱内，关上门，从里面把门锁上。

“我还以为这辈子都接近不了你呢。”他从容不迫地说。

她听着，心房突然开始剧烈地跳荡。使她激动的原因不是他说的话，而是他的语言，听起来那么耳熟，但她说不准这是哪一种语言。

她在修道院的时候，学过法语和德语，但他用的语言既不是法语，也不是德语。奇怪得很，她完全能听懂。那一串串声音是那样耳熟，唤醒了早已淡漠的往日的回忆。她敢咳嗽在孩提时代听过也讲过这种语言……

他的话又意味着什么么？

这人误解了她的沉默，嘴唇四周的笑容扩展开来：“你谨慎小心得过了头，连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都不原用你自己的民族语言。”

她尽力煞住联翩浮想，闪烁其辞：“人总是越小心谨慎越好。”

“也许如此。”他耸耸肩，“如果人满为患知道卢万尼勒公国的女君主伊丽莎白在国家落入叛乱者手中时，竟然化名为波拉·罗素而潜逃，那该是个多么大的丑闻呵！”

玛戈惊惶万分，突然迸出一声惊叫，他揭示的事实比她想象中的更令人骇异。

原来这就是她莫名其妙地卷入的神秘不测之事！她冒名顶替的那个姑娘，原来是个女公爵，在危难时抛弃了祖国。难怪她愿意交换位置，那怕仅仅一年，以便躲开充满风暴和阴谋的生活，享受一下修道院的安宁。

“怎么啦？”他觉察到她的异常激动，警觉地喝问。

她拼命想掩饰自己的失态：“我……是你吓我一跳。我不愿意想那时候的事……”

他换了一种语气说：“你也用不着去想了。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被忘记了。我们要考虑的是将来。我来这儿是要同你商议一下，达成一个协议。这样，你我的前途就都会灿烂辉煌。”

“什么意思？”

他朝她靠近一步，悄悄地说：“伊丽莎白，你忘掉过去的痛苦是对的，但过去的事中就没有一点甜蜜的成份留下来吗？”

她又开始心跳不安，想避开他，但又忍住了。凭本能的反应，她懂得切不可与此人为敌。于是，她强装笑容，躲躲闪闪，吞吞吐吐：“我……我并不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死去了。”

“那好，你听着，”他的话音中充满了激情，“你是知道的，叛乱成功后，他们让我当上了总统。要干好这差事，很不容易。可是，如果我们两个人一起干，就不用担心别人反对了。你要是愿意嫁给我的话，我就帮你重新获得王位。这样一来，造反派和保皇派，都会服服帖帖。”

她感觉到脸色发白。他的建议是不能接受的，但透露了一点她以前猜不到的内情——他对波拉与马克思·沃伦顿的婚事一无所知。

玛戈想，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知道自己是冒名顶替的假波拉，而且还得让他误认为自己是他的朋友。当务之急是争取时间，以便设法逃走，不仅自己逃，还要帮那个她喜欢的男人逃。

她尽量稳住自己，说：“我同意了。不过现在请让我一个呆在……”

他抓住她的手亲吻。

“凡是你的愿望，不管多么微不足道，我都遵命照办。”说完他就离开了船舱。

游艇在一个小海湾抛锚。玛戈放心了，因为自从她许诺卡尔·格伦荷夫后，他就屡次纠缠要与她做爱，很难继续抵挡。

她一次也没有见到马克思·沃伦顿。是遵卡尔之命，呆在自己舱内不出来，还是他自己不愿露面，不得而知。有时，她怀疑马克思是否被带离了游艇。

小艇已备好，要送他们上岸。玛戈急切地环顾四周，寻找马克思·沃伦顿。她的心突然悠忽了一下，她看见他被围在一群人的中间。前方岸上，有一只巨鸟，一对钢翅，在阳光下闪烁。所有人都定睛凝视。

她转身对站在旁边的卡尔·格伦荷夫投去询问的目光。

卡尔回答她无声的询问：“我们要乘飞机继续旅行。”

她永远忘不了那令人兴奋的飞行，忘不了从身下飞驰而过的大地，忘不了那一幢幢房屋、一座座农场、一条条河流，扑面飞驰而来，然后象变魔术似的刹那间又消逝。

没多久，除了一片黑呼呼的阴影，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她被告之，那是森林。接着而来的是广阔的平原，莽莽群山。看上去，山上既无树木，也无人迹。

卡尔·格伦荷夫突然指着远处的一幢白色建筑物说：“那是我的城堡。我们就去那儿。”

飞机急速下降，在靠近城堡的地方着陆。城堡耸立在荒原之中。没过一会，他们穿过了城堡大门，朝那气派雄伟的入口处走去。刚到门口，门就自动敞开了。

大厅内摆设着闪闪发光的盔甲。卡尔·格伦荷夫对马克思·沃伦顿说：

“出于不得已，我要剥夺你的自由。”他话音圆滑而略含嘲讽，“不过，你会觉得塔楼的房间非常舒适。”

他将钥匙交给一个部下，用一种特别熟悉的语言吩咐几句，不过玛戈没有听清楚。

马克思·沃伦顿根本就不理睬他们，随那人傲然而去，但刚要拐入一条通往厅外的走道时，却扭头盼顾站在他敌人身边的姑娘。那令人难忘的一瞥，刺伤了她的心。

卡尔·格伦荷夫对玛戈说：“我不能派女仆供你使唤。女佣人嘴长话多，有危险。”

保罗会领你回房间休息，等着用餐。”

玛戈象木头人一样，呆然跟随这男仆来到二楼的一个房间。一泓阳光穿窗而入，一串串光斑在银灰色缎木家具和瓦蓝帷幕上摇曳跳荡。她没有注意室内的摆设。那个自称是她丈夫的人，他那一双严峻的灰色眼睛，令她牵肠过肚。

她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太阳即将落山，这荒寂的乡野沐浴在绯红与金黄的霞光之中。极目远望，只见一片断井残垣，焦木枯枝，真是满目疮痍。在她右边，有一个圆型的塔楼，马克思·沃伦顿就囚禁在那儿。

她瞥见塔楼，浑身怵然。她绝望地自言自语，都是因为她的过错，才使他身陷囹圄。

那天，她同波拉·罗素交换位置后，如果不在旅店停留吃午饭，卡尔·格伦荷夫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现她，跟踪她。她真想帮助马克思谋脱身……可是，钥匙在她惧怕的那个男人手中。

她在窗边端立，突然灵机一动，脉搏突突跳荡。

她脱掉外衣和帽子，但洗盆边用冷水冲洗面部，然后到镜子跟前，打开手提包，取出香粉和唇膏。梳妆打扮完毕后，她便坐下来静静等着下楼用餐。

餐桌边，她那一双弯目细眉，频频传秋波，两片猩红嘴唇，曲曲弯弯，撩逗春情，巧妙地牵着卡尔·格伦荷夫转。她竭力鼓起勇气，不要为自己亲手点燃的情火而担忧。

咖啡送上来来了，卡尔让放在敞开的窗户边，因为这天晚上天气暖和。

她坐在长沙发的软靠垫上。卡尔在她身边，抓住她的手，却没有注意到她在肉体接触时发出的轻微颤栗。

“我们得赶快结婚。”卡尔说。

她看见塔楼泛着白光，在那扇窗里，闪烁着一星苍白飘忽的灯光。

“可不能操之过急。你忘了，我们有许多敌人呢！”

他哈哈一笑，冷酷地说：“头号大敌已经成了我的阶下囚，再也逃不出我的手心。”

“为什么这么害怕马克思·沃伦顿？”询问时，话音都不是那么从容镇静了。

“他是实现我愿望的一大障碍。过去我以为他在控制你。”

她佯装一笑，喃喃而语：“我也会玩点小把戏的。”

他从放着钥匙的口袋里取出一个小盒，眼眸里闪着洋洋得意的神情：“这盒子里每一丸药可以使人昏迷一段时间。我要让马克思·沃伦顿定时服用丸药，一直到我大功告成，他想干预也来不及了。”

她从他手上接过小盒，打开盒盖，假装对里面的东西很感兴趣的样子。她把盒子放多桌上，弹簧锁没有扣上，身子却朝他偎依过去，诱惑挑逗：“把他忘了吧，记住我就行了！”

月光下，她的嘴象一团火。卡尔将她一把拉过来，死劲地亲吻。

“全世界都在我怀里了。”他嘶哑着嗓门低语。

她担心自己撩燃的情或，想挣脱开，不过，看见桌上的小盒，又有了勇气。它就在跟前，要是能偷偷摸摸从中取出一丸……

她往桌前挪动，用卡尔看不见的右手抓住小盒，取出一丸药，赶快藏好。

他欲火难熬，哀求道：“吻我！”

她一边朝他贴上去，一边将药丸投入他的咖啡里，然后用嘴唇上轻轻刷了一下。

“把咖啡喝了吧。”她哆嗦了。

卡尔犹豫片刻，举起咖啡杯一饮而尽。她盯着他，觉得周身每一根神经都在发抖。

他扭身想对她说话，可是没等吐出一个字，脸色突变，脑袋直拉到胸口，躺倒在沙发的软垫上，失去了知觉。

玛戈等了几分钟，提心吊胆地盯着这具失去知觉的形体。然后，她用手指头伸进他的口袋，捏住那把意味着一个人的自由的钥匙。

一秒钟后，她进入大厅，顺着过道飞奔。她看见马克思·沃伦顿就是顺着这条道被狱卒押进了塔楼。她把钥匙插进锁孔，刚好对上，迅速一扭。

她在门槛处煞住脚步。屋中央站着一个人，两眼凝视着打开的门。玛戈踏进门槛时，他一声惊叫，伸出双臂。

玛戈冲过去，扑入他的怀抱，爱的暖流在她全身激荡。

然而，当他松开胳膊的时候，她又恢复了记忆——如此强烈吸引了她的这个男人，是另一个姑娘的丈夫啊！

第三章

马克思·沃伦顿似乎没注意到玛戈感情的激动。他脸色变得严肃刻板，话音中流露出焦虑不安：“你怎么到这儿来的？”

“我听见卡尔·格伦荷夫叫人把你关在塔楼里，于是就……就找到钥匙……”

想起取得钥匙的手段，想起偎在那个男人怀里的可怕的时刻，她双颊刷地烧得绯红，羞得无地自容。

“我们得赶在他们发现你跑掉之前离开这里，要是给格伦荷夫抓住，他决不会饶过你我。”他匆匆打量她一下，又说：“可惜你没有斗篷。一到了城镇，咱俩得赶快化妆。

型号我身边还有许多钱。”

她想起被自己撂倒在月光下沙发上的那个失去知觉的人，禁不住心惊肉跳。那麻醉药的药性只能持续一个短暂的时间，也许现在药性已过。她攥

住同伴的胳膊，急切喊道：“赶快走。卡尔就是杀了你，也不会让你逃走的。”

马克思·沃伦顿走到门口，瞅瞅门外。走道里黑蒙蒙，空无一人。他对姑娘走了个手势，说：“紧紧跟着我。大厅那一头有一扇边门，可能是开着的。”

他们顺着走道蹑手蹑脚摸过去，一点响动都会让他们胆颤心惊。大厅里没人，两盏高耸的铜灯把大厅照亮，厅边有一扇门里传来笑声和喧哗声。他牵住她的手，踮着脚从门边溜过。

前门吊着沉沉大锁。他瞥了一眼，拉着她往边门走去，边门也拴上了一把锈铁梢。

他不停地拽了几下，门梢活动了，可以抽出来。一分钟后，他们到了外面，乘着月光朝着可以藏身的岩石飞奔而去。

他们一个劲加快速度，不敢喘息。玛戈的手紧紧捏在马克思的手中。破晓时辰，当他们逃离城堡许多英里之外时，才在一片小树林口子边停下来。

他指着不远处屋顶和角楼的轮廓，对她说：“我们离城镇不远了。你得呆在这儿，我要去搞点吃的和穿的来。别怕，没人会想到来这个地方寻找我们。我尽快赶回来。”

他在树林中间地带发现一株倒塌的树干，便将她安置在树干上坐着。玛戈孤零零一人，竭力抑制内心的恐惧，目送他消失在树林之中。她想睁开眼睛，可是很快就什么也看不清了。

当她被一阵脚步声唤醒时，太阳已升到树顶。马克思·沃伦顿夹着一大包东西回来了。

“我离开太久了，不过要搞到需要的东西也够难的了。这儿的人疑心病特重。”

她揉揉眼皮：“我一定睡了好半天。”

他笑道：“那太好了。你太累了。你要打扮成一个农民进入你的国家。吃饭前你最好先换上这一身衣服，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他从包里取出衣服，递给她。她走进密丛中，好奇地瞧着他弄来的这套衣衫，孩提时代的事又在脑海中涌现。

那蓝黄色条纹裙，那雪白的细棉布罩衫，还有那绣花外套，她都觉得眼熟。小时候，照料她的那个女人就是这身打扮。

几分钟后，她回到倒塌的树边。树旁站着一个人。她吓了一跳，因为那是个年轻的农民，一身棕色，里面穿一条绣花背心，宽松的衬衫敞着领口。他脸晒得黝黑，一对灰眼珠子望着她逗笑。她禁不住一声惊叫。

他哈哈大笑。

“我的伪装一定十全十美，连你也认不出来了。”他有仔细打量她，说：“没人会怀疑这个乡下姑娘就是伊丽莎白女公爵。我们还是先吃一点再赶路，离边境还远着呢？”

他们肩并肩坐在长满苔藓的树干上，吃三明治，喝乡村淡甜酒，这都是他刚才弄回来的。两个人坐在这翠绿色的充满浪漫气氛的天地里，共享午餐，共度患难，一种奇妙的满足感偷偷爬上她的心头。

她知道应该把实情告诉他，他真正的妻子正平安无事地躲在一所英国修道院里。可是，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话到嘴边，就是讲不出来。等过了国境线，脱离了危险，再告诉他也不迟。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她那种奇异的满足感有增无减，随之而

来的是另一种她自己也不敢分析的更深沉、更甜蜜的感情。随他潜逃边境，确实令她心醉魂销：两人被迫挤在树荫里，岩石下，那星光灿烂的夜晚，四周是一片迷人的黑幕和神秘的静寂。

两人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夜晚，他们在一片小树林内露营。树丛披着晶莹的月光，头顶黑蒙蒙，树枝上挂满星星，宛如闪烁的钻石，不时传来一声鸟儿的愁叹，更增添了随之而来的幽静。

玛戈偷偷窥探身边的同伴。他靠在几码远处的一株树上，月光映出他严峻的脸盘和线条分明的嘴。

一声叹息分开她的双唇。在这两天难忘的日子里，他显得多么迷人而又多么令人敬而远之呵！她真想知道他还记不记得在塔楼里那短暂的一吻，那象美妙的乐曲一直萦回在她记忆之中的一吻。

他听见她的叹息声，便对她喊道：“你没睡？”

“我不累。”

他走过来，俯视端详玛戈。星光下，她脸色既苍白又妩媚，嘴唇格外艳红。

“你还是尽量睡一阵子吧。”他劝她，“明天你要竭尽全力，鼓足勇气。你已经成了我勇敢杰出的小伙伴了。”

听到小伙伴这称呼，她嫣然一笑：“我希望永远象吉卜赛人一样周游世界。”

“你该不会希望独自一个人去吧？”

她马上抬头望他：“不，不想一个人。”

他沉默片刻，然后象在梦中似地说道：“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两天的生活，只可惜一晃就过去了。”

“我要你记住这两天。”

这话她是无意识中说出来的。他眼眸遽然一亮，在她身边弯膝跪下，微笑弯曲了他的嘴唇。

她想，只需一刹那简单而疯狂的冲动，他就要在月光下，丛林里，将她搂到怀里了。

可是，他是另一个姑娘的丈夫呀！于是，她用手推开了他。

“别……别碰我！”她喊道。

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了。

“你害怕我？”他问道。

她吞吞吐吐：“我……我也不清楚。请你走开。”

他撅起嘴，很不愉快，沉痛地说：“现在离你的国土近了，你就忘记了你是我的妻子。”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记住。”她喃喃而语。

他情绪冲动：“用不了多久，我会迫使你想起来的。”

他起身，一声不吭地大步离开。

玛戈激动地注视着士兵检查马克思·沃伦顿递给她的护照。那红蓝间隔的制服，她觉得格外眼熟，而交织在记忆之中的还有雄伟的房屋，亮堂堂，还有刀箭相撞，铿锵作响。

卫兵半信半疑，将护照交回玛戈和马克思。他唤来另一个卫兵，告之可疑之处。

第二个卫兵马上走上前，对自称是丈夫的马克思说：“我们要把你们二

位留在哨所里，把情况了解清楚。”

他的目光从身穿农民服的男子转到姑娘身上。他定睛凝视，忽然睁大眼，现出惊异的神情，霍然跳起来敬礼。

“您可以通过。”他的话音一下子又充满了敬意。

等到了卫兵听不见的地方，玛戈气喘吁吁地问身边的马克思·沃伦顿：“这是怎么回事？”

“他认出你是女公爵。不过，让所有人都认出你来的时刻，还未成熟。”他从兜里掏出一块手帕，对她说：“最好把手帕扎在头上，它可以遮住脸，盖住头发。”

她按他说的做了。

“我们现在去哪儿？”她问道。

“去首都希勒沃斯。”

她不敢问他首都还有多远，害怕露了馅，只好一声不吭随他一道顺着饱经战火焚烧、尘土飞扬的公路走去。

小休息时，她又一次鼓起勇气，想告诉他自己是什人。可是他脸色那样阴沉、严峻，她只好再次放弃了机会。

烈日炎炎，她觉得疲惫不堪。他们终于到了一家小饭馆，他提议进去吃顿饭，玛戈正求之不得，便欣然同意了。

店里挤满了男人，弥漫着酒气和浓烟草味。店主在角落里给他们安排了一张小桌，玛戈一屁股就坐到木凳子上，舒了一口气，因为她两只脚都打起了水泡。

开始，由于精疲力尽，她没有留意周围的人和事。酒足饭饱，精力恢复后，她又觉得好奇，环顾四周。

大多数人都面容憔悴，表情绝望。有的人谈话时慷慨激昂，挥拳舞臂，有的人则叨叨私语，神情紧张，不时探望四周，好象害怕有人偷听似的。

有人带着憎恨的语气提到卡尔·格伦荷夫的名字，引起了玛戈的注意。声音是从旁边一张桌子传来的，玛戈提心吊胆地转身偷听。桌边坐着四个男人，都是农民，衣衫褴褛，面颊瘦削，露出反叛的神气。

其中一人用卢万尼勒语说：“格伦荷夫许诺的和平和富庶在哪里？我们过去的日子比现在强多了。”

另一个附和道：“就是嘛！他夺走了我们的儿子，却什么也没有给我们。”

第三个人狠狠地喊道：“只有自己动手才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不能靠许诺来过日子。要让卡尔·格伦荷夫明白，他再也不鞫愚弄我们了。忍耐不会给我们工作，也填不饱肚子。”

她瞥一眼还没说话的第四个人，只见他一双黑眼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嘴唇一扭，笑态狰狞。他一面瞅着她，一面摇摇晃晃起身，步履蹒跚地走过来，把脸凑到她跟前，咕咕噜噜地说：“在这快不幸的国土上，没有爱情和恋人的地盘。这里只有死亡与毁灭。”

玛戈害怕得往后畏缩，那人却哈哈大笑，又回到自己的桌边。

她转身对着马克思·沃伦顿，对他的沉默表示惊讶。她还以为他会表示抗议，甚至一拳把那家伙打翻，作为对他粗暴无礼的惩罚。马克思脸上严峻的表情却又提醒了她的警觉。

他简单几句，答复了她无声的指责：“那人是在装醉。我敢肯定，他是

个奸细，说不定是格伦荷夫派人来寻找我们的。得马上离开这儿，刻不容缓。”

店主端着一托盘空瓶空杯从旁边走过。马克思招呼他，问道：“能不能给我找到车辆，天黑前我要赶到一位生病的亲戚家。我出高价。”

店主摸摸下巴，考虑着。

“旧汽车倒是有一辆，可以给你。但是这车开起来不保险。我只敢说车可以开动，其他事不敢保险。”

“只好这么办了，我们必须马上动身。”马克思说。

几分钟后，他们坐进一辆破旧的老爷车，沿着坎坷不平的公路，摇摇晃晃地开走了。

马克思·沃伦顿正盘算着如何靠这辆旧车平安抵达首都希勒沃斯，忽然传来一另一辆汽车的声音。这是不吉的预兆，那部车显然是在跟踪追赶。

他脸上毫无表情，尽力加快车速。汽车发动机加快了转速，车才跑了几码远就发出嘎地一声刺耳的怪响，突然停下来了。马克思折腾了半天，车还是动不了。

他跳出来，扶玛戈下车，两人一道往岩石堆飞奔，躲到最大的一块岩石后面，上气不接下气，只见一帮人从尾随在后的那辆车中跳下来，查看抛锚的旧车，然后又散开搜索。

玛戈吓得魂非胆裂，紧紧贴住她的同伴。他把她搂在怀里，用手臂护着她，一种奇妙的舒适感使她忘掉了恐惧。

有一个家伙已经到了他们跟前，玛戈几乎要张嘴喊出声来，好在他没发现他们，走过去了。玛戈这才舒了一口气。没多一会儿，那帮人又回到车内，继续猛追。

他们不敢继续赶路，直等到薄暮从南边袭来，大地变得苍茫朦胧，才重新开始步履艰难的跋涉。最后，他们发现在前方路边，有一星村舍的灯光在闪烁。

玛戈脸色苍白，非常疲倦，累得提不起脚，一步一趔趄。马克思·沃伦顿转身，温柔地说：“你可以休息一会儿了。那间村舍的主人是我的朋友，我们可以平安无事地呆到明天早上。”

他敲门，一位着农民衣衫的女人应声开门。夜幕中，她窥视一阵，认出了他，便稍稍曲膝行礼，然后领他们进到点着蜡烛的小屋。

借摇曳的烛光，玛戈好奇地打量这女人。她的外表和服饰又唤醒了玛戈朦胧的记忆，心房怦怦悸动。正当玛戈拼命回忆这女人是谁时，她也在仔细打量她，然后跳起来，迸出一声兴奋的惊叫：“玛戈！”

大家都愣住了，屋内沉寂片刻。马克思惊愕的目光从那激动的妇女转到玛戈涨得通红的脸颊。

“罗莎，你认错人了，”他冷静地说，“你是在对伊丽莎白女公爵讲话。”

那女人看着马克思，茫然若失，然后又望望玛戈。她用手擦擦眉毛，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然后行了一个曲膝礼。

“对不起，”她支吾道，“长得离奇的相似，我都分辨不出来了。”

他冲这女人一笑，让她不必在意。

“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罗莎，想让你给我们找个地方过夜。这会儿，肚子正饿得要命。”

“永远效劳，为你，还有……女公爵。我马上给你们弄点吃的来。”

她出去拿来一盏灯，然后准备摆桌子吃饭。玛戈津津有味地注视着她

的每一个动作，觉得似乎是在梦中看见了自己早已熟知的一切。

一间小屋，一盏黄铜油灯，简朴的木椅，还有角落里那樽木雕钟，她都觉得眼熟。

当然，最眼熟的还是这女人本身，她那件棉布罩衫和那顶绣花的小帽，连她的名字罗莎也象一扇门，打开了通往过去的会议。

玛戈兴奋得几乎什么也没有吃。她觉得笼罩在她四周的神秘的纱幔即将揭开，因为罗莎肯定能解释清楚她童年的谜，讲清楚为什么她与另一个姑娘——那个真正的女公爵长得那么相象。

“你怎么不吃呀？”马克思·沃伦顿温和地说。

“我不饿了。”她答道。

“你不再害怕了吧？没人会想到我们在这儿。”

“我不怕。”

他情意绵绵地瞅着她。灯光下，她显得动人极了：双颊绯红，两眼闪着兴奋的光，两片嘴唇象两扇艳红色火焰。他回想起亲吻时那两片颤抖的嘴唇，禁不住脉搏突突地悸动。他温柔地说道：“你曾经说过，你愿意象吉卜赛人一样到处流浪。今晚，我倒希望你永远是个农村姑娘。”

她的心房悠忽了一下。

“我是什么人？”她喃喃自语，“我……我都忘记了。”

他莞尔一笑，误解了她的意思。

“忘记了，这不奇怪。你最近变化很大，但我只眼你记住一点：你是我的妻子。”

他声音低沉，目光盯住她的双眼探索，她却扭头避开了。他的话，点燃了她爱的火光，但他是另一个姑娘的丈夫，决不能让他看见这爱的光。她渴望与他私奔，到无人可找到他们的地方，永远安逸地躺在他的怀抱里，但这念头决不能给他猜到。

“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你的什么人——永远不可能。”她喊道。

他脸色阴沉下来：“说这种话，已经为时太晚了！”

恐惧跳入她的眼神。

“可是，你不明白。我——我并不是你的妻子。”

他哈哈大笑，笑声刺耳。

“当初你嫁给我的时候，如果你指望把我仅仅当做傀儡去实现你的野心，那你就打错了算盘。你可以忘掉你的责任和义务，可是我会让你记住它们的。”

她觉得自己的脸色变得苍白，精疲力尽了，便嘟囔道：“我太累了，不跟你争论将来的事。眼下我只想好好睡一觉。”

没等他答话，罗莎就进来了。她收拾好碗碟，应玛戈的请求，领她去另一间房休息。

当罗莎点燃一支蜡烛，准备离开玛戈时，玛戈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大声喊道：“罗莎！”

这女人煞步，两人在摇曳闪烁的烛光下面面相觑。玛戈搜索枯肠，找寻她需要使用的卢万尼勒语言的词汇。

“我刚到时，你叫我玛戈。你为什么会那样称呼我呢？”

罗莎便得谨慎了，激动的申请迅速从脸色中褪去。她无动于衷地解释：“灯光太暗，所以当我见你头上包着的手帕，就把您误认为是帮我干家务活

的侄女。”

玛戈激烈争辩：“你不可能认错人。你很仔细地盯着我看，你的眼神表明你认出来了。我也记得这所房子。小时候，我在这儿住过，你对我来说不是陌生人。好久以前，我习惯称呼你罗莎。”

对方淡漠地摇摇头，坚持己见：“陛下一定是认错人了。”

她曲膝行礼，然后便离开了。玛戈又痛苦又失望，在房间里烦躁地来回踱步。她断定那女人在撒谎，但自己却无能为力，不知如何是好。

传来一阵敲门声，她吓了一跳。

“谁？”她呼吸急促地喊道。

“我——马克思。”一个男人的声音答道。

她心跳得令她窒息，马上想起他那句话：“总有一天，我会迫使你想起来的。”

又是一阵敲门声，声音更响，更急促。当她挪步到门边时，门张开了一条缝。

恐惧塞满心头。这个自认为是她丈夫的男人到底想干什么？

第四章

“为什么不开门？”

马克思·沃伦顿话音中含有惊讶，截断玛戈的思路。她往后退缩，四肢颤抖。

他站在门槛外，手中抓住一个东西，在烛光下闪闪发亮。

“我给你送来一支左轮手枪。”他的话音恢复了平淡，态度也冷漠下来。

“别害怕枪。我估计你是用不着枪的。不过，如果我知道你在需要时能够自卫，那我就放心多了。”

她小心翼翼地接过枪，放在床边的桌子上，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

“谢谢！”她低声道谢。

玛戈以为他会走，但他呆着不动。她瞟他一眼，发现他那冷漠恬淡的神态正迅速改变，令人不安。一种奇特的情感在她心中霍然升起，其中既有畏惧，又有一种她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成份。

他凝眸端视，目光中燃烧着爱的火焰。她的面部也因激动而抽蓄痉挛，艳红色嘴唇在轻轻抖动。她双眼朦胧，神秘暧昧，使他神魂颠倒。这是妻子嘛！

“伊丽莎白！”

他嘶哑地喊出她的名字，冲着她伸出双臂。

她的心房象铁锤在砰砰地敲打胸腔，身子往后缩，一直退到窗边顶住了窗框。

“什么……你要干什么？”她结结巴巴，声音发颤。

他那灰色的眼眸象两团火，她吓坏了。

“你，”他火烧火燎，迫不及待了，“我的妻子！”

她悚然一声尖叫，结结巴巴地哀求：“别……别靠近我！”

“为什么？”他吼道，将她一把拽到怀里。

“有时候我觉得你是爱我的。呵，我亲爱的，忘掉国家的忧患吧，只记住我们俩正孤零零在一起，爱就是一切，足够了。心甘情愿地把你那芳唇递过来吧。”

“不，不行！”她喊叫着，“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些什么话！我不听，让我走……”

他把她箍得更紧了。

“幸福已落到我怀里了！”这话音象一剂效力强大的麻醉药，在对她的意志力产生作用。

“除非是疯了，我决不会放走这怀中的幸福。让咱们从命运那里夺得一个小时的爱吧。伊丽莎白，我需要你。两天在一起的生活，让我懂得了你对我意味着什么。”

他粗野地笑了，捧起她的嘴，压上火烫的吻，将爱的火传输送到她周身上下。

当他再开口说话的时候，话音中的激情被粗鲁的嘲讽提到。他问道：“女公爵伊丽莎白是不是认为我们是秘密定下的终身，所以这婚姻就不合法了？”

她眼花迷乱，以手捂住额头。

他心中溢满苦楚，回答她的反应：“有时，我真希望能忘掉我血管中流的是卢万尼勒王族的血液。”

她开始隐隐约约理解身边神秘的谜。她轻率地同那个姑娘交换了身份位置，如果多了解一点她的情况，说不定还可以发现自己过去的事，解开那团莫名其妙的缠住自己的乱线。就是这团乱线，将她绑在一台戏上，让她在戏中扮演一个富于戏剧性的角色。一切都那么熟悉，又那么模糊，好象消失在梦中的现实。

“我……我的父亲！”她开始试探。

“我们不谈你的父亲。”他匆匆打断她的话，“他为他自己心中的信仰，在卡尔·格伦荷夫操纵的反叛中丧身。你看问题的角落，显然不一样，愿意按人民的意志行事。”

她捉摸措词，却茫然不知说什么好：“也许我是明智的。我们会落个什么下场，要到将来才知道。”

他费解地望着她。她现在面色苍白，只有被他亲吻过的双唇还在散发着光。

“你担心吗？”他低沉的话音在颤抖，“伊丽莎白，我过去就说过了，为了你，我曾以生命下赌注。那是甜蜜的，难忘的时刻。那时，你似乎离我非常近，非常宝贵。”

她合上眼睑，修长弯曲的睫毛拖到脸颊。突然，在公路边挤满了造反者的小店里，那个摇摇晃晃走到他们桌子边的那个男人的话闪入脑际。她重复一遍那句话，好似梦呓般的说：“这不是谈情说爱的地方。”

他倒抽一口气，眸子中的光熄灭了，眼珠虽然清澈却冷酷。他同意了。

“我暂时以你朋友的身份出现，也许更好。”

她舒了一口气，全身轻松一节，伴随着一种迅速扩展的快感。这么一来，分手的日子就可以推迟，也不知怎么搞的，她不再急着分手了。

“是的，”她也同意，“这样会好得多。”

“晚安。”他冷冰冰地告辞。

“晚安。”她答道，眼睛没有看着他。

马克思·沃伦顿走了，门关上了，只剩下玛戈一人。

马克思·沃伦顿把车停在可以将首都一览无遗的地方。这查是罗莎设法租来的。玛戈激动地瞅着在阳光下熠熠闪光的城市。

看到塔楼，城墙的楼角，还有漂亮的白色房屋，她又有了那种奇异的熟悉感。

她发现在这感觉的后面，在稍微显著的地方，她可以觉察到那座闪着微光的白色宫殿，难数不尽的象钻石般倏忽闪烁的窗棂。她觉得自己好象是个亡命者，流亡异乡多年，又回到了故乡，又想起了孩提时代的一切。

她身边的男人瞥了她一眼，悄然问道：“又看到了希勒沃斯，高兴吗？”

她好象在梦中似的，答道：“我不知说什么好。它使我想起了童年时代。”

他又启动了汽车。

“现在更要小心，别让人认出我们来。我现在送你去一幢房子，在那儿可以结识一些王室的朋友，他们会告诉我们，当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还可以给我们出出点子。”

她心中忐忑不安，一会儿紧握双手，一会儿又松开，觉得命运的最后时刻来到了。

他提到的那些人一定会发现她是个骗子，而且会当众宣布。

车很快就开到一所低矮的白色房子前停下，房子四周是一座五彩缤纷的花园。一分钟后，她跟着他进到二楼的一间房，房间里有几个人正等着。她一进屋，他们全都起立，在她面前深鞠躬，操柔和的卢万尼勒语，恭敬地迎接她。

她机械地嘟噜了几句，原以为自己穿着平民服装，一定会听到有人惊讶地喊叫起来。

可是没有传来惊叫声，她放心了，意识到自己没有暴露，因为她长得太象那个姑娘了，不用担心害怕。

一位仪表堂堂的老人把她领到一张木雕高椅子旁。她坐下来，拼命控制自己的紧张情绪。

老人举止威严：“陛下回来的时刻恰到好处。反击叛乱的时机已成熟，人民对格伦荷夫和他的荒唐许愿已经厌烦了。”

回答他的是马克思·沃伦顿。他说话急促：“卢万尼勒已经受尽了折磨，再也不能流血了。”

他们商量了一会儿，其中一个提高嗓门，好让她听见：“全国人民心里面还是忠于王室的。我坚信，只要女公爵在宫殿凉台上一露面，大家都会集结在她周围。”

目光全集中到她身上，她心绪骚动，面色发白。

马克思·沃伦顿表示反对：“群众中还有许多反叛分子，那样做会给女公爵带来危险。”

另一个人严厉驳斥马克思·沃伦顿：“为国家而去冒生命危险，这是一种无尚的光荣。我相信陛下有这种必不可少的勇气。”

她又一次感觉到众人的目光象火一样扑到她身上，可以听到自己心脏在剧烈地跳荡。

她想起那个姑娘，两人轻率地交换了位置，要保持一年时间。她突然打定主意，要为那姑娘效劳，不能出卖她。于是，当她回答时，话音沉着稳定：“我愿意尽力而为，为卢万尼勒带来和平。”

“我就知道您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其中年长的一位说，“一刻也不能耽误了。”

宫殿侧门处有一个老卫士，他非常了解您父亲和您本人，他会认出您来，让您进宫的。”

她目光转到自称是她丈夫的那人身上，只见他脸色苍白。她心里一跳，知道他是为她的安全而担忧。

她听见人们的低语声，好象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似的。他们交口称誉她的勇敢，令她兴奋不已。他们吻过她的手，便退出去了，房间里剩下玛戈和她的同伴。

他走上前，抓住她胳膊，话音颤抖：“伊丽莎白，你不单单对国家，而且对你自己也承担着责任。”

她避开他的目光，答道：“我已经答应他们在宫殿凉台上露面，我要履行我的诺言。”

他在室内不安地踱步，很快又停下来，又面对着她：“你难道不明白，这有可能把命送掉？人群中很可能混进亡命之徒，他们会朝你开枪的。”

她的嘴抽动了一下。

“我必须铤而走险了。”

“可是，如果你遭到不幸，那国家的处境就会比现在更糟，而我……”

他猝然止言，嘴唇痛苦地扭动。

一股蜜情柔意在她周身上下激荡。

“你怎么样？”她追问，渴望他把话说完。

“我就会失去你。”

她头依靠着木雕椅背，脸颊上一层红晕，快乐在心中鼓动。两眼化作清潭，闪着光波，从唇间挤出轻柔的一声：“你为我担忧？”

他深吸一口气。这几天来，她楚楚怜人，柔言蜜语，一次又一次将他引入梦境。可是，一旦他要变梦幻为现实，她马上回绝。

“忧心忡忡，没有止境。”他的声音低而沉。

“你总不会愿意我是个胆小鬼吧？”

“咱俩要是农民就好了。”他心事重重。

她感情冲动，朝他伸出手，说：“你要帮助我做一个勇敢的人。”

他紧紧攥住她的手，应承道：“一定。”

两人目光相遇，那眼神驱使他亲吻她的双眼。

“你会在我身边吗？”她问他。

“我同你一道进宫。宫中的仆人是忠于你的，会欢迎你。我估计刚才那些人已经把消息传开了，说你就在宫中。忠实的臣民们会大受鼓舞，因为叛乱分子曾告诉他们，说你在国家遭难时离开了。我们必须在群众蜂拥而至之前，秘密赶到宫殿。”

玛戈愕然环顾四周，好象一个小孩在梦幻中看到一快仙境，眼里填满了惊奇。

一切都很顺利。当她同自称是她丈夫的人一同抵达宫殿的边门时，卫兵把她当成真的波拉·伊丽莎白，喜形于色。仆人们见到她，也兴高采烈，

把她当做女主人领进卧室。

她眼花缭乱，激动得思路都不清了。她好象步入了迷宫，过道回廊光辉灿烂，扇扇门闩依此敞开，呈现出室内的金碧辉煌，各色家具光彩夺目，四周墙壁明镜排列，反光熠熠。

卧室宽敞，空气流通，沐浴着阳光，弥漫着花香。她在室内端立，心里忖度要是真的成为女公爵，成为这可爱国土的君王，成为一直萦绕在心际的那个男人的妻子，那该是个什么滋味呵！

呼喊声传到她耳朵里。她走到窗边，只见千万张面孔仰望着宫殿的窗棂，吓得她往后退缩。一旦准备就绪，她就得在这迅速集结起来的人群前亮相，甚至要对他们讲一番话。

女侍们在卧室里轻手轻脚地穿梭忙碌，为阿梳妆打扮做准备，粉红色瓷器沐池盆象玫瑰色石英辉光闪烁，盆里倒了香水，淡淡香气穿过沐池门朝她袭来。

洗完澡，她任凭女侍们为她更衣。这时，她兴奋得颤抖起来，竭力鼓起勇气，准备面对一场严峻的考验。当她戴上闪闪发光的头箍时，一女侍发出啧啧赞叹。她羞怯而恭敬地说：“陛下一定能赢得众人之心。”

玛戈目光炯炯，信心十足。她婷立在一扇大镜前，靦然而笑。镜中的幽灵，披金戴玉，浑身珠光宝气，也冲着她嫣然一笑。那幽灵身披金色长袍，头戴镶着珠宝的王冠，象公主一样从玛戈孩提时代童话故事书的画面中走出来，欢迎她。

宫外，人声鼎沸，群情激昂，声浪象澎湃的海浪朝她涌来。人们反复急切地呼唤着一个名字，她脸色泛白，知道这是在呼唤自己。

女侍们披着明亮的天蓝色头巾，打扮得如花似锦，对着她曲膝施礼。玛戈粲然一笑，穿门而去，顺着宽阔阶梯昂首挺胸，款款而下。

马克思·沃伦顿静候在楼梯。面色肃然，目光严峻。

“他们都等得不耐烦了。你真的不害怕吗？”

她对着他的目光泰然一笑，勇敢地答道：“不，不怕。”

“你真美，”他低声说，“他们一见你就会被征服。勇气加美貌是一种有奇异魔力的武器。别忘了，他们热爱你父亲，如果你提到他，会有好处的。”

她领她进到一间摆满鲜花的房间，房间的几扇巨窗面对凉台，敞开着。成千上万呼唤着她的群众正凝眸注视着凉台。

女公爵仍在宫中，并不象造反者声称的那样逃亡他地，这消息象野火一样迅速蔓延。

各行各业的人蜂拥而至，将宫殿外的场地挤得水泄不通，连凉添边都塞满了人。

欢呼声然而止，每个人的目光都象着了魔似的盯住一具苗条修长，金光灿烂的身影。

她步入凉台，胸前和额头上的珠宝熠熠，在阳光照耀下光彩夺目。应万众呼唤，女公爵婷婷玉立在他们面前。她面容娇艳妩媚，光彩焕发，朱唇含笑，眸子象一对闪烁的蓝宝石。

喧嚣声再次爆发，好象一排浪潮后退，聚集了力量，然后更凶猛地扑打上来。欢乐的呼喊，愤怒的嚎叫，有人威胁地冲着她挥舞拳头，也有人摇动着帽子，嘶哑着嗓子喊着欢迎她的口号。

玛戈面对群众，面无惧色，举手示意，要大家安静下来。她无声的请

求终于得到满足，全场默然。奇怪的是，她突然能娴熟自如地操卢万尼语对群众讲话。她谈到叛徒虚假的允诺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谈到她想给人民带来和平。想起马克思·沃伦顿的忠告，她又激动地恳求他们：“哪怕看在我父亲的份上，作为对他的怀念，请支持我吧！你们爱他，他也爱你们，为这个国家，他献出了生命。”

一字一句，清晰入耳。话音刚落，呼声顿起，但与刚才的喧嚣声大不一样了。欢呼声响彻云天，震撼天穹。人们异口同声地喊道：“女公！女公！伊丽莎白女公爵万岁！”

寥寥数语，就给他们带来希望和幸福，她兴奋得不知所措，只是定睛凝视着人群。

这是伟大的令人难忘的时刻，她为此心花怒放。

突然间，她的目光好象被一种催眠迷惑力牵动着，落到人群中一个男人站着的地方。

他的帽盖压过眉冒，但当他觉察到她在注视自己时，便露出双眼，威胁似的迎着她的目光。他是卡尔·格伦荷夫人。

玛戈噤若寒蝉，跌跌撞撞退入房间里，正好落到自称是她丈夫那个人的怀里，被紧紧搂住。

“我的宝贝！我的妻子！”他喃喃耳语，“谢天谢地，你总算平安无事回到我身边！”

她贴着他胸部，心醉神迷，转忧危险性。在这疯狂而甜蜜大时刻，什么事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根本不考虑这双搂着她的胳膊是禁地，根本不考虑这人是另一个姑娘的丈夫……

第五章

门开了，马克思·沃伦顿赶快松开玛戈。一个男仆朝她走去。

“首相阁下要求陛下接见。他正在接待厅等候。”

她脸上拂过一抹愁云，焦急地对她钟爱的男人瞟了一眼。他颌首为她鼓气，给了她信心。

“我马上接见首相阁下。”

男仆刚刚离开，她便转身对着她的同伴。有他在身边，她才觉得安全。她急切问道：“你同我一道去？”

两人的目光相遇，他眼眸里闪着兴奋的光。

“我只求永远在你身边。”

门又开了，玛戈的视线从马克思身上移开，只见一个高个子黑脸盘，表情严肃的男人走进屋内。他生得眉目清晰，一双棕色的眼眸闪着机灵敏锐的光。

他彬彬有礼地吻了一下她的手：“祝贺陛下。您的行动对人民产生了奇妙的影响力。”

触到他那机灵的凝视，玛戈心中一震，担心他会认出她是个冒名顶替者。好在他眼神和举止中都没有流露出对她的怀疑，而是继续用音乐般的卢

万尼勒语说道：“今晚将灯火不熄，通宵达旦举行狂欢。要在群情激昂的时候，趁热打铁，立即为您准备加冕仪式，登台执政。人民很容易受影响，卡尔·格伦荷夫的代理人肯定正忙着制造事端。”

想起卡尔·格伦荷夫站在人群中与她对视时那威胁的目光，她不寒而栗，心房剧烈地跳动，但她没敢讲出来。

“为了给人民带来和平，我遵照你的任何建议去做。”她鼓起勇气答道。

“陛下高尚的情操，为您带来无上光荣。我认为加冕仪式可在两天以后举行。在这多事之秋，动荡岁月，分分钟都是宝贵的。”

他的目光转向站在窗边沉默不语的人，富有表情的唇边掠过一丝微笑：“感谢您协助，将陛下平安无恙带回了首都。”

马克思·沃伦顿鞠躬施礼，态度严肃：“这是一种恩惠，不胜荣幸。”

首相的目光又转向玛戈，缓缓而语：“还有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

“什么事？”玛戈问道。

“您必须立即完婚。”

她不得不一把抓住椅背，以免摔倒。

“我……我不明白。”

首相眉头耸起：“对不起，我不得不触及这个微妙的问题，可是情势迫不及缓。如今，所有的个人意愿都必须抛到一边。为人民所乐意的婚姻，能完成您今天刚开始的崇高事业。”

她左右为难，两眼发黑，嘴唇变得苍白。

“我需要时间考虑一下。”她喃喃而语。

首相耸耸肩膀：“时机错过，将是您最大的敌人。我已经说过，您必须当机立断，采取行动。”

他把目光转至那位毫无动静的男人，继续说道：“有必要提醒陛下，令尊大人为您选定的新郎，此刻与我们一起就在此屋。人民需要他，而且很快就会爱戴他，信任他。”

玛戈尴尬不安，红晕从她脸颊升起，直冲眉头。她感觉到马克思·沃伦顿正盯着自己，但她却不敢望他一眼。

“加冕后，马上与此公完婚。这样做，能激发人民的热情和忠诚，这是卡尔·格伦荷夫及其反叛分子们无力阻挡的。”

最后，首相又用平静的声调补充道：“您知道这意味着拯救祖国于危险之中，我想您是不会犹豫不决吧。”

“不……不……”她结结巴巴，“当然不会……我，我要考虑一下……”

首相对她深深一鞠躬，再次吻她的手，意味深长地说：“我对您的最后决断，充满信心。也许你们乐意单独讨论这个问题。告辞了。”

首相朝房门走去，门在他身后关上，玛戈又一次与她所爱的人单独留在一块。他朝她贴近，她全身发抖。

“伊丽莎白，命运已落入我们自己手中了。”

他话音中的情浓意绵，象一层层波浪扩展到她的每一根神经，但她却不能屈服于这种魅力。刚才刹那间任凭了感情的驱使，现在必须加倍约束自己。她得记住被留在修道院的波拉。

她挪开一步：“你要干什么？”

他费解地瞅着她：“很快人人都会知道我们的秘密。”

“除非我不让秘密泄露。”

“你不会这样做的。你必须马上把婚约公布于众！我们可以去教堂再结一次婚，国家的安全需要这么做。”

她的心都快跳到嘴边，惊骇地喊道：“不……不……”

他脸色阴沉下来：“我不可理解，为什么要这样耍弄我？你一会儿仁慈，一会儿又残忍。刚才，你还心甘情愿地躺在我怀里，要不是有人进来打断，你会主动吻我。”

她拼命搜索词句：“如果我真要解释我的感情的话，你是不会理解的。”

他话音中又恢复了刚才的温柔，“你为什么要与爱情作对呢？如果你凭真心行事，那就正好符合人民的意愿。他们希望看到我们结婚，而且你也不能说我没有耐性吧。现在，宣布婚约的良机已到，你怎么反倒犹豫不决了呢？”

他抓住她的手。手指相触，将一股感情的暖流送遍她周身上下。她不敢让他拥抱自己了，刚害怕他热烈的亲吻和自己感情的脆弱。她喘着气说：“先加冕，然后我再做决定。如果我看上去优柔寡断，还望你多多包涵。”

她抽回手，朝房门走去。他目送她离去，只见她披金戴玉，周身珠光宝气。当门在她身后关上时，华丽的房间似乎顿时一片黑暗。

玛戈准备加冕仪式的准备工作，心里却越来越害怕。可是，自己又能干些什么呢？她不断地这样自问。她不敢给波拉写信，因为信会落到修道院院长的手中，同时，人民发现受骗会勃然大怒，那个与她交换位置的姑娘也就永远失去了王位。

还有马克思·沃伦顿。无论如何，她也不愿让他知道事情的真相，担心他会因受骗上当而憎恶她，鄙视她。他会作何感想？当他明白她心里一清二楚他是另一个姑娘的丈夫时，会说些什么呢？她不敢告诉他，说他的妻子是另一位姑娘。

加冕的前一天晚上，他把她拉到窗边观看不夜之城和狂欢的人群。到处都传来乐曲声，笑声和歌声。

“你给人民带来了幸福。”

柔情充溢她的双眸，她轻声细语道：“我将永远记住这一切。”

他瞅着她脸盘上闪烁的目光：“有时，我真想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些啥？”

微笑弯曲了她严峻的双唇。

“那是秘密。”她答道。

“什么意思？你有什么秘密不能与我分享？”

“以后你会明白的。”

他触到她赤裸大胳膊，心里非常痛苦，因为尽管婚姻的纽带把他们系在一起，她却总是避开他。

“听到这秘密，我会伤心吗？”他话音中含着痛苦。

她不敢再同他呆在一起，扭身往里屋走去，温和地答道：“不，你只不过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可是，我会伤心，非常伤心。”

阳光似金色的波浪，穿窗涌入室内。玛戈正在更衣，准备参加加冕仪式，耳朵里传来欢快的铃声和叽叽喳喳的人声。一大群人正等着观看女公爵出发去教堂。

她悄然端立，犹如在梦中一般。女侍们替她穿上微光摇曳的蓝色长袍，

袍端曳着金色拖裙，裙边用一粒粒珍珠绣成一朵朵银色的百合，这是卢万尼勒的国花。她脖子上挂着一串串珍珠，熠熠闪光。一枚枚镶嵌着钻石和其他各种宝石的勋章，别在胸前。她肩上披着银色的斗篷，扣环是一枚华丽的蓝宝石。

一切准备就绪后。她对着一面长镜审视自己的装束打扮。浑身珠光宝气。再加上群众兴奋的噉噉喳喳，牵动了她的遐思冥想，妙不可言。此时此刻，她觉得自己真的成了女公爵，满身威严荣华，前去加冕登基。

几分钟后，她坐进了一辆镶着金箔、光彩夺目的王室马车。八匹淡黄色赛马拉车，蓝白相间的马衣飘飘忽忽，粉红色饰摇摇摆摆，披红挂金的骑马侍从前呼后拥。

街上人山人海，鲜艳夺目的各式衣衫汇成一幕五彩缤纷的奇景壮观。她乘车驶过一条条大街，一路上礼炮轰鸣，教堂敲响了银铃，万众欢腾，沸沸扬扬。

靠近教堂时，人挤得更密了，水泄不通。马车在铺着红地毯的台阶边停下，地毯上绣缀着朵朵百合。这时，群情激昂，如痴如狂。

农女们挽着一篮篮玫瑰花瓣。玛戈踏上百合花红地毯时，她们将花瓣朝空中抛撒，让她沐浴着馨香玫瑰花雨，得意洋洋地进入教堂。

她心醉神迷地走进教堂，教堂里光线暗淡，好象透过一层薄雾。她看见聚集在厅内五颜六色的人群，还有那圣坛上幽淡的烛火，微光摇曳，簇拥着一朵朵百合闪烁。

教堂的琴声将她从梦中摇醒。可是，就在这时，眼前又出现了一幅奇景：大教堂突然变成了修道院的小教堂，那柔光，圣像，花香，缭绕香烟，周围窃窃私语的人群都化作温文尔雅、白发苍苍、做着祷告的修女……

合唱队的歌声将她从往事的追忆中拉回到现实中来。一个曾经过着平凡安静生活的姑娘，如今要代替他人加冕受冕了！想到这一点，真令人惊骇。

一切又变得如同梦幻一般的不真实。她动作机械，完全按红衣主教的安排行事。他举起金冠，冠顶群星灿烂，当他替她戴上金冠时，炮声轰鸣。

然后，她又一次顺长廊走去，这一次是迎着阳光。她听见啧啧赞叹声，看见一双双热情的眼睛，有的人站到椅子上，以便能清楚地一睹她的尊容。玛戈激动得快晕过去了。

她突然感到自己的目光在飘忽，别牵到一个角落，就象那天下午站在宫殿凉台上时一样。

她看到一张男人的脸。她遽然失色——她又遇见了卡尔·格伦荷夫威胁的目光。

第二天，她既高兴又痛苦。豪华的新生活令她神魂颠倒。她喜欢穿上漂亮的衣服，住在豪华的房间里，身边有女佣服侍。可是，她心里明白，她这样做是错的，应该设法与呆在修道院的那个姑娘取得联系。她觉得自己篡夺了别人的合法位置。

晚上在宫内要举行宴会和舞会。更衣前小憩时，有人送来一封信。她打开信，读之，脸色刷地白了：“你的安乐能享受多久，这全取决于我。我没有忘记你如何背弃了我，暗下麻醉药并放跑了马克思·沃伦顿。我可没打算让你忘掉这一切。告诉你，我决不会让马克思·沃伦顿占上风。一有机会，我就要见你。如果你胆敢拒绝，有关的人统统都会命在旦夕。我的人时刻准备着，只要我一句话，他们就会出击。格伦荷夫。”

似乎有一只冰手摸着她的心脏。她周身凛然，脑海里浮现出卡尔·格伦荷夫那两片冷酷的薄嘴唇，一张蜡黄色长脸，一抹齐根黑须，还有那对乌亮的眼眸。

她想起那个可怕的夜晚，为了救出另一个男人，自己竟故意撩拨春情。她想起此人与真波拉原是一对恋人，当然也想起他要娶她的狼子野心，想起他还不知道她已经嫁给了他的敌人。

他是一个凶狠而又强大的敌手。然而，如果把真事全部告诉马克思·沃伦顿，求他帮助的话，他一定会厌恶她，鄙视她的所作所为。而且，她将无法忍受……

女侍近来为她更衣，她却思绪搅扰，漫不经心。更衣时，绝望之中，她脑海里冒出一个鲁莽的念头。随它去吧，反正梦寐以求的一切就要完结了，还不如在今晚的舞会中狂欢一场，就象童话中的灰姑娘，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

片刻之后，当她左右逢源于宾客之中时，则另是一种迷人的景象。她脸上飞起一抹兴奋的红晕，眸子里擎着两盏明灯，嘴唇绯红，笑音绕梁。她罩一件洁白衣衫，其仪表和神态，旷世间之神秘，集月光之魅力。套在脖子上的是一串柔光摇曳的珍珠。

当她在餐桌首席就座时，谁也想不到她的心绪早已飞到九霄云外，根本没注意眼前的金盘玉碟，看不到在憧憧烛影中争妍斗丽的奇花异卉。萦绕脑际的是那间修道院和它的修女们。甚至当马克思·沃伦顿对她说话时，传入她耳朵的似乎是阿格尼丝和特丽莎两位老修女的声音。

不过，没过一阵子，在那间雪白和金黄相间的舞厅里，她心房的剧烈悸动告诉她，那整晚盼望而又惧怕的时刻已经来临。乐声轻颺，香气溢漫，她钟爱的男人朝她走来了。

“愿意同我跳一圈吗？”

她一声不吭，手搭到他胳膊上。一秒钟后，两人踏着乐曲的节奏，一步不差，飞旋急舞。

她的双脚好象离开了蜡光闪闪的地板，身子托着狂喜的翅膀而飘飘非起。他贴近她，搂紧她，逼视她，灼热的目光穿过她的眼眸，传播到她的嘴唇。她的嘴唇是那样危险地充满刺激性地靠近他的嘴唇……

“藏在你心中的秘密在折磨着我。”他窃窃私语。

“难道我没告诉你它也在折磨我吗？”她答道。

“爱情会带来平静。”他温柔地说。

她眼里蒙上了痛苦的阴影，音乐声听起来象分离时刻的啜泣。

“对我来说，不是这样。”她喃喃而语。

她脸颊感触到他的呼吸的气息，他的话音象甜蜜的乐曲使她兴奋得震颤。

“伊丽莎白，把你自己托付给我吧，爱情会使你平静下来。我向你担保。”

她闭上眼睛，藏住内心的痛苦，好似腾云驾雾一般在舞厅里旋转，只知道自己的心房在剧烈地跳荡，只知道自己疯也似的爱着这个人——另一个姑娘的丈夫，一个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男人！

第六章

那天，玛戈彻夜不眠。她坐在床上，凝视着那被月光照亮的朦胧记忆，她钟爱的男人栩栩如生。她想起跳舞时胳膊上肉体的接触，两人目光相遇时，他灰色眸子里射出的炽热的火光，还有他那张嘴，温柔体贴，荡魂摄魄，撩起了她非分的快感。

她告诫自己必须孤注一掷，采取断然措施，从爱一个有妇之夫的处境中解脱出来。

但如何去办呢？她无能为力，除非与真波里取得联系。

她突然想起了罗莎。那个乡村女人已经认出她来了，而且属于玛戈已经记不起来的那个时代。她要去见这个女人。尽管她小心谨慎，但一定会告诉玛戈渴望知道的秘密。

早晨，她瞅准时机，出发去罗莎的茅舍了。

罗莎本人应声开门。她毫无表情地打量了一下来访者，黝黑的脸上现出惊讶的神色，眼睛里闪现兴奋的光，但马上就熄灭了。她深深地行了一个曲膝礼，然后领玛戈进到一间小屋。她与马克思在逃往首都的途中，曾在这里休息过。

“罗莎，为什么你装着不认识我？”玛戈质问她。

“人人都认得陛下。家家户户不都挂着您的画像吗？”她一边说，一边指指墙壁。

墙上挂着伊丽莎白女王的彩色画像，这是加冕日那天从街上买来的。

“可是你知道我叫玛戈。”她不耐烦了，“我想知道你所了解的我的一切事。你曾经认出我，我也认出了你。我小时候，同一个叫罗莎的人住在一起，就在这间茅舍里。

你就是那个罗莎。”

这女人的手指不拿地扯着条纹裙子，但面部仍然毫无表情。

“陛下把我当作另一个人了。”她重复一遍。

姑娘灰心了，再没说一句话，转身离开茅舍。她觉得没希望了，顺着两旁开满鲜花的村道拐进一条铺满阳光的小径。

她还没走多远就听到身后急促的脚步声，害怕地扭头一看，吓得一声尖叫。她看见了卡尔·格伦荷夫。

“没想到吧？”他问道，“我看见你离开宫殿，就乘小车跟踪。我一直在茅舍外等着你出来。”

“你要干什么？我有急事，得赶回去，不想在此处被人看见。”

他嘴边的笑纹加深了。

“首先，我要你对那天夜里被带进我的城堡后的背叛行为作出解释。你为什么放走了马克思·沃伦顿？”

听到马克思的名字，她脸刷地红了。

“他是我的……我的朋友。”

“可是我与你远远超过了一般朋友的关系。传说你要嫁给我的敌人，倘若如此，我就摧毁卢万尼勒公国。”他激动地说。

她反驳道：“对那一点，你不用怀疑。我永远不会嫁给他。不可能。”

这话说得斩钉截铁，他脸色和缓下来。

“伊丽莎白，如果你嫁给我的话，我们就能统治这个国家，战胜所有的

敌人。”他殷殷恳求她。

她不屑一顾，昂起头：“我不嫁给任何人。”

“不要逼我太甚，”他威胁她，“我没耐心。你现在强大有力，是因为我还在等待你。如果你公然反对我，那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在灼热的阳光下，她不寒而栗。她明白，他是一个危险的人物。

“我不能凭一时冲动就轻率地决定自己的婚姻大事。我……我得以后再见到你一次，再说吧。”

她只好孤注一掷了。

他脸色开朗了。

“你答应了，很快就见面？”

“是的。”

他从手指上退下一枚戒指，递给她。这是一只虎爪上镶着猫眼石的戒指。

“带走它，它随时可以把我召到你身边。在钟楼下的市场里，每天都站着一个人，他是我的人，需要我时，你就对他出示这枚戒指。我现在就离开你了。”

她动作机械地接过戒指，注视着他顺小径消失在另一个方向，只觉得心里又冷又怕。

她回到宫殿，发现钟爱的人正在大厅里等她。

“你的姑妈阿勒斯塔西亚公爵夫人就要到了，行李已先行到达。我刚才还担心她来的时候你不在呢。”

“她来干什么？”她惊慌问道。

“一旦国家局势安定下来，就请她住进宫内，担任陪媪，这不是你的宿愿吗？”他语音中带有惊奇。

她润湿一下干燥的嘴唇，结结巴巴地说：“是的，是的。我……我忘了。”

即使他带来的消息是她的死刑处决令，她也不会比现在更苦恼。一切都完蛋了，比想象的还要快。

她冒名顶替的真面目将被揭露，而卡尔·格伦荷夫的恐吓声还在耳边回响，后果简直不敢想象。

焦虑烦乱之中，她手指上的戒指跌落到地上。

他拾起戒指，猫眼石的光彩扑入眼帘。他仔细审视戒指，脸上浮现奇异的神色。这种戒指，在整个卢万尼勒公国是独一无二的，他曾多次看见它戴在卡尔·格伦荷夫手上。

他将戒指递还给玛戈，严厉的目光瞥了她一眼，询问道：“你怎么得到这戒指的？”

她的脸颊和眉头全涨得通红，竭力想编出几句话来应付，根本不想告诉他乡间小径上的邂逅。

“我……我拾到的。”她支支吾吾答道。

他盯着她，心中尴尬，思潮起伏。她此时此刻的蹙蹙不安，她刚才进来时的郁郁寡欢，满脸死灰，意味着什么？这戒指怎么会成了她的？

他终于打破了沉寂，厉声说道：“我见过这戒指，它戴在一个叛徒的手上。对格伦荷夫撒下的罗网正在收紧，目前还不敢碰他，要等局势比较安定一些再下手。”

应该作何答复，她永远不会知道，因为她此刻的注意力已被吸引到宽

敞大厅另一端的入口处。

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穿门而入。她步履轻捷，脸盘黝黑瘦削，两只小眼珠子目光炯炯，在玛戈看来象只小鸟。马克思·沃伦顿走上前去迎接。当他们走到玛戈跟前时，她听见她叫了一声：“伊丽莎白。”

然后，来客在她面前愣住了，小鸟似的眼珠子直盯住她的脸，只听得一声尖叫：“你不是我的侄女儿！”

玛戈觉得脸上的红晕全都褪尽。她被发现了，毫无准备，只好束手就擒了。

“她就是伊丽莎白。”她听见她爱的人笑着说道，“您把她忘得这么快？”

她再次感觉到那女人射来的锋利的目光，心房怦怦跳荡。令她吃惊的是，这女人过来亲吻她，每边脸颊吻了一下。

“你变了样，”这女人粗里粗气地说，“瘦了！大概为发生的事操够了心吧。”

尽管这位老夫人似乎接受了种种结实，承认她是自己的侄女，但是当三个人一道进餐时，玛戈总觉得她在仔细观察自己。有一次，她突然打断谈话，她矛头直接对准玛戈。

“孩子，你说的话是怎么回事？好象有点外国口音。”

玛戈脸色窘得绯红，神色惶然，结结巴巴：“我想是……我……我在英国染上的口音。”

“你不该在国难当头时离开。”对方打断她的话，“这样助长了反叛。勇敢的人总是坚守岗位的。”

“那是因为有人给伊丽莎白出馊主意，”马克思·沃伦顿插言，“自从她回来后，一直是勇敢的化身。”

“她应该结婚，”老夫人态度坚决地说，“宣布她与雷斯伯格的王子鲁道夫订婚，比围捕叛乱分子更能稳定局势。”她把目光迅速转到玛戈身上，“你说呢？”

玛戈支吾道：“没考虑过这事。”

“现在该考虑了。他崇拜你。”

“可是伊丽莎白不一定喜欢王子。”马克思说。

回答是：“公主必须学会牺牲自己的感情。”

晚饭后，他们在客厅内喝咖啡，客厅的窗户面对着沉睡在星光之中的花园。

老夫人一边谈话，一边啜饮咖啡。她喜爱音乐，应马克思·沃伦顿的请求，同意弹奏钢琴。

当公爵夫人在钢琴边端坐时，一封信送到玛戈跟前。她从托盘里取出信，马上想到卡尔·格伦荷夫，只觉得心惊肉跳。信封上写着“急件”二字，但邮戳用的是英文。她心急如焚地拆开信封，打开信：

亲爱的玛戈：

我不想离开修道院了。你觉得它单调乏味，渴望沸腾的生活，那么你可以永

远占据我的位置。答应我，就这么办，这样双方都会满意。我拥有的一切都归你

所有。

祝你幸福。

波拉

她把信塞进提包，偷偷环顾四周，看自己是否被注意到。老夫人正全神贯注地弹钢琴，马克思·沃伦顿站在钢琴边，也没有注意玛戈。

怎么办？她不住地自问。

那个自称波拉·罗素的姑娘在修道院过得很愉快，不想回来了。“我拥有的一切都永远归你所有”，她是这么写的。这“一切”也包括了马克思·沃伦顿，她疯狂爱上的这个男人。他永远不需要知道事情真相了……想到这里，她的心怦怦地跳。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卡尔·格伦荷夫就是使出吃奶的劲，也抵挡不住。他们可以统治这个可爱的国家，给它以和平……

月光溶溶，琴声清悦，玛戈端坐在这一片良辰美景之中，似乎觉得身边的一切都渐渐消失了。这客厅，不再是客厅；钢琴盖上了，她感觉不到；甚至公爵夫人本人告辞关门离去时，她也觉察不到。

这位急切切、笑盈盈朝她走来的男人，是她梦中的一部分。她嫣然一笑，迎接他的到来。

“伊丽莎白，”他柔语相称，“姑妈睡觉去了，我真高兴。”

她淡淡一笑：“我也高兴。我怕她。”

他在她身边坐下，问道：“我走过来时，你在想啥？”

“你还猜不出来？”她低声耳语。

“伊丽莎白！”他热乎乎地唤道，“想着我？”

“你说起话来，真象是个情人。可是你我的婚约只不过是一桩国事而已。”

“当初娶你，是为了让你父亲高兴。”他招认了，但话音中填满激情，“后来，我就爱上你了。”

他把她拽到怀里，她依顺了。好似在雾中，她看见一张苍白的脸溢满了情感，一双灰眼眸象团火在燃烧。她全身飘飘然了。

原来他爱的是自己，不是同他结了婚的波拉·罗素。他爱她，如同她爱他一样，况且那个姑娘已经心甘情愿地把他送给她了，永远归她所有……

这到手的幸福，她该不该、敢不敢要呢？

第七章

玛戈永远忘不了这诱惑：保持沉默，接受命运突然赐给她的一切——躺在相亲相爱的人的怀里，承受并毫无羞赧地回报他热烈的亲吻，无忧无虑地分享他的一生。

这诱惑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接着便听到良心的呼唤。即使象马克思相的那样，在教堂里重结一次婚，她也不会成为他合法的妻子。

尽管波拉来信说放弃一切，但她也有可能某一天厌倦了修道院的单调乏味的生活，就象玛戈当初一样，然后就回到自己的故土，回到王位宝座，甚至回到已经娶了她的那个男人身边。因此，她必须尽全力抵挡住这种会将她和她亲爱的人引向毁灭的诱惑。

她推开他的胳膊，好象一碰到它们就会削弱她的决心似的。

“别走近我……请离开我！我不想再见到你！”

他怏怏然而又惊愕地瞅着她。一秒钟前，她似乎属于他了，现在却又撵他走。他迷惑不解地问道：“怎么了？刚才你眼睛里，嘴唇上，还充满了爱。”

她想起刚才自己的顺从，全身发抖。

“不……不，那不是对你的爱。”她不顾一切地喊道。

他脸色刷地苍白，站起来，似乎要把她一把拉到怀里。然而，他却退到窗户边，嗓音嘶哑而悲切，咕咕哝哝地问道：“你是说你爱着另外一个人？”

她闭上眼，担心自己会软弱下来，赶快接过他的话，撒了一个将断送两人幸福的谎话。

“是的。”她有气无力地回答。

他勃然大怒，真恨不得卡住她白嫩的脖子，将那不属于自己的生命和爱情捏出来。

他咬紧牙，一直等到怒气退下去，恢复了理智。

“他是谁？”

她努力控制住嘴唇的颤抖，低声答道：“别问我，我不能告诉你。”

“这就是你的秘密罗？”

她点点头。两人都沉默不语。

最后，他伤感悲怆地说：“我还一直以为你喜欢我呢。”

“我……我很喜欢你的……”她支支吾吾地说。

他苦笑一声。

“我会废除我们的婚约的。”她深沉的嗓音中流露出苦涩凄楚。

她震惊惶然，那要被废除的是波拉与他的婚约，而她本人还不知道！必须拖延时间，直到通知到她本人为止。

“得等一等。”她支吾地说。

他激动地冲着她厉声问道：“为什么要等？这处境我无法忍受。你不同你爱上的人结婚吗？”

“不，”她激动地答道，“无法结婚。如果能同他结婚，我愿付出一切代价。”

他黯然销魂。

“即使如此，我也不会把你铐在我身上。这与过去不一样，那时我还希望能得到你的爱……”他突然停下来，扭过头去。

“真对不起，我伤你心了，”她话音中微带啜泣，“我心里也不好受。你要相信……”

他又转过来面对着她，情绪冲动，脸色苍白：“比起我的痛苦，你的不好受算得了什么？你另有他爱，你……”

“我本来是想包真情告诉你的。”她凄凄然打断他的话，可是被他挡住了。

“不谈这些了。我很高兴，事情总算有个了结，我会马上采取措施，使我们双方都能解脱。”他二话没说，扭头就走，剩下她一人在痛苦中挣扎。她注视着—具具阴影在洒满月光的花间浮动，这些阴影好象是逝去的幸福所化做的鬼魂在跳动。

玛戈一夜未睡，第二天早上又去罗莎的茅舍。她觉得那个知道她身世的女人很可能有办法帮助她。她真希望那个村妇去一趟远在英国修道院，给波拉捎封信，把发声的事统统告诉她。

就象上次遇见卡尔·格伦荷夫时一样，她把车停在小径外。她走近那间茅舍，发现门关着，四周死气沉沉，没一点动静。窗户全都关着，失败的感觉突然袭来，看上去罗莎已经离开了。敲门时无人理睬，她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惆怅中，她绕到屋背后。边门也上了锁，好在一碰，门闩就掉了。她进到贮藏室，叫着罗莎的名字，回答她的却是一片沉寂。

她曾经同马克思·沃伦顿一道吃过饭的那间起居室空无一人，她睡过的那间卧室也是如此。她估计罗莎不在家，根本就找不到她。她走了，等她回来时也许已经太迟了，于是无补了。

当她寻找罗莎时，又觉得这小村舍异乎寻常地亲密熟悉。下楼时，她突然想起走道尽头还有一间最大的房间没有察看。她跑过去，迫不及待地推开房门。她入室被，环顾四周，朦胧的记忆立即变得清晰。

小时候，她就是在这间屋里玩耍，父亲就坐在窗边的桌子旁，在一个大本子上写着。

此刻，她似乎又看见了父亲坐在那儿，看见他那宽阔的双肩，一头乌黑美发，倦怠的脸盘总是为了她而挂着微笑。

她四处张望，在离窗台最远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一个棕色旧盒子。她的心怦怦跳开了……盒子里可能放着玩具，她的玩具……

她走过去，揭开盒上厚厚的盖子。盒子里有小人书，书皮已经磨损，还有各种熟悉的玩具。手指拨弄这些孩提时代破损的残骸零片，泪水模糊了双眼。跌落到一个破裂的洋娃娃上。她记得常常抱着它上床睡觉。

在断肠往事的追忆中，她忽然看见一个男人的画像，正对着她端详。她火烧火燎，一把抓起画像，端到亮处，认出是谁，柔肠百转，又是一阵怅惘：这是父亲的像。她定睛凝视，泪珠滚滚而下。往事似乎徐徐悠悠而来，把她与父亲在这简陋的屋子里度过的幸福日子一一告诉她。他们很少外出旅行，然后，才有一次乘船长途跋涉……

画像中父亲的穿着引起她的注意——

一件开了一道深红色长缝的制服，挂着勋章。

为什么父亲打扮得象卢万尼勒的王子？这意味着什么？她身世的秘密？要是能找到罗莎，一定能迫使她说出真情。

可是罗莎似乎已消失在过去的迷宫，还带走了通往过去的钥匙。玛戈心神不定，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徒然希望她能回来。

四周一片静谧，只有树叶在沙沙作响。玛戈蹑步往回走。几分钟后，她赶路回宫，在恐惧与绝望之中去迎接未来。

玛戈做了一夜的梦，往事和现实都在梦中萦绕。一会儿，她是个小孩，在罗莎的花园里追逐蝴蝶，突然间，花园变成一座关着雀鸟的大铁笼。一会儿，她又在哀哀涕泣，因为父亲告诉她，他要出远门，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接着，说也奇怪，与她呆在一起的竟不是父亲，而是马克思·沃伦顿，而她也长大成人了。她紧紧依偎着他，心如刀割，黯然神伤，他却惶惶然将她一把推开，好象她干了什么可怕的事似的……

梦破人醒，唏嘘不已。她坐起来，拧开灯，想读点什么，尽量使自己心情平定下来。

当她伸手取床边小桌上的书时，发现窗帘在蠕动。她着了魔似的盯住窗帘。从帘子后露出一张男人的脸，一对黑眼珠子一闪一闪。卡尔·格伦荷

夫翻过窗台，跳进来。玛戈吓得捏紧睡衣，霍地跳下床。

“别害怕！”他低声说。

她本能地收紧睡衣的蓝色褶皱！把身子裹得更牢实，愤怒而又惊恐的双眼盯着他。

“你竟敢三更半夜闯进我卧室！”她气冲冲喊道。

“亲爱的！”他答道，“你我之间不该这样说话。为了见到你，我什么事都敢干。”

她拚命为自己壮胆：“你走开！你想想，如果你在这儿被发现，对我意味着什么？”

他感情冲动，反驳道：“那我不管，我只想如果见不到你，对我意味着什么。自从那天早晨在乡间小径与你分手后，我就一直在策划安排，现在我的计划终于实现了。用不了多久，我就有权永远与你呆在一起。”

他朝她走过来，伸出了双手。她用手挡开他，身子顶到了床柱。

“现在你来对我讲这种话，还不是时候，”她辩驳着，“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听。

你给了我戒指，需要你的时候我会叫你。”

他盯着她那对惶恐的大眼，粗声粗气地说：“爱情让我迫不及待，我渴望把你搂在怀里抚摸。”

他逼近了，她尖叫一声。

“你再敢走近一步，我就叫救命了。象你这样强加于人，是懦夫的行径。”

他脸色遽变，热情从话音中消失：“没时间等了。我们必须一起离开这宫殿，马上走。去更衣室准备一下，我给你十分钟时间。”

房子似乎在旋转，她眼前的一切都化作红色的迷雾。一阵间，她情绪又稳定下来，因为她目前的地位给了她决一死斗，拒敌于门外的勇气。她不顾一切地喊道：“我不走。

你对我来说微不足道，将来也永远如此。我与你的事了结了。”

他哈哈大笑，玛戈不寒而栗。

“你以为有了新欢就可甩掉旧情？”他威胁她说。

她觉得身上的勇气正一滴一滴淌尽，但仍然勇敢地回答他的辱骂：“你怎么想都行，随你便。”

“那么你不否认你已经爱上了那个英国人？”他野蛮地大叫。

她傲然挺直身子：“你的指责，不值得我一理。”

“因为你无法否认！”他吼声如雷，“我决不让你嫁给他。如果我告诉他，你在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也不会再要你。”

她闭上双目，心乱如麻，一筹莫展。那一点，她心里明白，用不着卡尔暗示。她只觉得自己象个盲人，在黑暗中摸索，过着波拉的生活。

他机敏地捕捉到她表情的变化，便充分利用这一弱点。

“我知道，一旦唤醒你的记忆，你就会冷静下来爱三思的。一旦人民了解你的所作所为，起来造你的反，你也无法指责他们的反叛。马上同我结婚，否则我就把事情兜出起，让你以叛国罪被捕。”

她紧紧扣住床柱。要想摆脱目前可怕的处境是不可能的了，但起码不能让这家伙占了上风，同他一起生活比死还要可怕。

她睨而视之，喊道：“你可以干出最缺德的事，随你的便，但我绝不会嫁给你！”

她傲然中现出妩媚，他又担心会失去了她。于是，他只觉得情孽难填，要铤而走险了。正值深更半夜，屋里又只有他与她两个人……她曾经说过，她爱他……

他把她拽到怀里，在她头发上，嘴上，颤抖的脖子上压满了吻，全然不顾她疯狂的挣扎反抗。

“你逃不掉了，”他喊道，“这一次。我宁可死也不会放过你。”

他最后一个字还没吐出来，门被撞开了。马克思·沃伦顿站在门槛处。

第八章

眼前的这一幕叫马克思·沃伦顿目瞪口呆。思绪种种，闪过脑际，肝肠寸断，痛不欲生。原来这就是一直瞒着不让他知道的那个秘密——她爱上了自己祖国的敌人！他被这一对男女愚弄欺骗了。

他想起她多次用半真半假的诺言来骗他，为她自己和她爱的男人拖时间，心一下子凉了，怒气攻心。

玛戈朝他奔去，哀求地伸出双手，对他喊着：“呵，救救我！救救我！”

他嘿嘿一笑，一把推开玛戈。

“这就是你爱的那个人！他曾经企图毁灭卢万尼勒公国，而且由于他的背叛，你的父亲，公爵大人，死于非命。”

“不是的，”她激动地叫道，“我发誓，他不是我的爱人。请让我解释，我把一切都告诉你……”

他用鄙薄的目光扫了她一眼，真叫她终身难忘。

“我再不上你的当了！”他尖刻地说。

“待会儿我再收拾你。”他说着便转过身，对着木然站在床边的卡尔·格伦荷夫：“对你，我决不手软。我马上派人，将你以叛国罪立即逮捕。”

他朝门口走去，马克思挡住他。

“你明白吗，如果逮捕我，将以为着什么？”他平静的声调中流露出险恶凶狠。

“意味着卢万尼勒公国除掉了它最危险的敌人。”对方厉声驳斥他。

他盯着英国人的脸，两颗明亮的黑眼珠子闪着得意洋洋的光，泰然而语：“如果逮捕我，伊丽莎白肯定会同我一起受罚。”

“什么意思？”

格伦荷夫耸耸肩膀：“也许我是叛徒，可是这姑娘同样是叛徒，我们相爱的初期，是她给我提供的情报，使造反起义成为可能，结果导致她亲生父亲的死。”

马克思·沃伦顿一个急转身，盯着玛戈。她痛苦得一声哀叹，永远也忘不了他脸上的表情，因为他用那种一直缠绕在她梦魇中的恐惧表情盯着她看。

卡尔·格伦荷夫目不转睛的观察他们。这令人发蒙的沉寂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机会，他当然要充分利用。他从口袋里掏出左轮手枪，对着他们两人。

“马克思·沃伦顿，想抓住我，你还缺一点聪明，”他嘲笑道，“你敢动

一动，我就开枪。”

他边说边往后挪步，直到退至门外，然后用一只手关山房门。马克思·沃伦顿跳起来要追，玛戈上前挡住，喊道：“他会杀死你的。你不能走，要听我解释！我要你信赖我，那个人说的都是假话，我从来没有爱过他。我第一次践踏，是在我回伦敦的路上，在一间乡村旅店吃午饭的时候，就是你自称是我丈夫的那一天。”

他根本就不听她的解释，却粗暴地揪住她的双肩，冷酷的双眼与她那双哀哀以求的漂亮的眼睛对视了一秒钟，然后便将她一把推开，一句话没说就离开了。

她急得要追上去，强迫他把话听完，但马上意识到已无济于事，便扑到床上。

天快亮了，她睁着大眼躺在床上，注视着第一线曙光。她觉得如果不干点什么事，她就会发疯的。

她开始憎恨那个自称是波拉·罗素的姑娘，难怪她那么迫不及待地要用自己充满险情的生活来换取修道院的平静安全。她真是个懦夫，竟然让别人稀里糊涂，一无所知地跃进一种灾祸四伏的生活。

天亮了，玛戈冲动之余，拿定了主意。现在，她只能靠自己了，她要回英国去，回修道院去，去把一切都告诉波拉，求她回来收拾残局，拨乱反正。

玛戈站在修道院那扇擦得锃亮的橡木大门外，瞅着果园里那株苹果树。满树粉红，美不胜收，正迎着暗淡的日头摇摇晃晃。她听见园里的小鸟正啾啾地唱着春之歌。她几乎不敢相信这一段人生中的长途旅行结束了……

她在门外稍稍等了一会，待心跳平静下来才敢拉门铃。她竖起耳朵，听见轻柔的脚步声和滑动板条的声音。门缓缓张开，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位着灰色衣衫的修女。

“有什么事吗？”她问道。

“我要见玛戈·洛利默，”玛戈急切地回答，“有重要事得马上见她。”

她还记得这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修女。修女恬静的脸上掠过一丝惊讶的神色，因来访者与被访者长得太像了。

“请进。”她领路，穿过石板铺就的厅房，进到右边的一间小屋。“请坐一会儿，我去叫她来。”

玛戈情绪激动，无法静坐，心中七上八下，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走来走去。

正当她六神无主，惴惴不安之际，门开了，波拉·罗素进到屋里。她着一身素服黑衫，配上洁白衣领和袖口，艳丽而又端庄。

她淡漠地凝视来访者，片刻后才认出玛戈，惊讶地跑过去。

“是你！”她气喘吁吁，“你怎么回来了？”

“不得已呀！”玛戈支吾道，“出事太多，我吓得没办法，太可怕了，我受不了。”

你本应事先告诉我将会面临的种种危险，提醒我做好思想准备。”

波拉脸色刷地变成灰色。她忐忑不安地环顾四周，对玛戈说：“不能在这儿谈，到我房间来。”

她拉着客人匆匆穿过走廊，爬了一段漆黑的楼梯，进到她的房间，随手锁上房门。

玛戈扫了一眼室内简单朴素的陈设，将之与城堡宫内的豪华卧室、还有那装饰着华丽金花锦缎的梳妆台作一比较。

波拉上气不接下气地问：“出什么事了？告诉我最坏的消息。我知道不该瞒你，可我当时只想到逃脱灾祸。”

“是卡尔·格伦荷夫，”玛戈激动地开始讲述，“由于他作祟，国家再次陷入危险之中。开始，事情还顺利，他以为我就是你，以为我爱他，并坚持要娶我为妻，还扬言说如果我拒绝的话，他就要干出种种可怕的事。他不知道你已经嫁给了马克思·沃伦顿，还责骂我背叛了他，把国家出卖给马克思·沃伦顿，还发誓说一旦他们逮捕了他，我就得同他一道吃苦头。我答应过你，所以对他，对任何人都不能讲出真情。现在你得出马，去承担责任了。”

波拉一屁股坐到床上，双手捂住脸，身子摇来晃去，呜咽起来：“呵，我疯了，疯了！”

玛戈走上前，握住她一只冰凉的手。

“还不晚，”她真诚地说，“人民热爱你，如果你回去的话，就可以保住王位，拯救你的国家。”

“我不能，不能！”波拉喊道，“你不明白！那些全是真的。第一次遇见卡尔·格伦荷夫，我就被他迷住了，向他透露了大量国家机密，根本没意识到自己闯下的祸……”

她停西来喘一口气，接着说：“嫁给马克思·沃伦顿的那天早上，我同卡尔谈过一次，得悉他的打算，这才从迷恋中清醒过来。我知道自己出卖了祖国，又无法去爱被父亲强迫嫁给的那个男人，于是当晚就出逃了，打算以后再给父亲写信，告之一切。可是，为时太晚，反叛成功了，父亲被杀！这都是由于我的过错。”

玛戈可怜她，竟忘了自己因她而吃过的苦头。

“勇敢一点，回去吧。你能够给卢万尼勒带来和平，成为一国之主，成为马克思·沃伦顿的妻子。”

波拉摆开玛戈的手臂，跳将起来，又叫喊起来：“不——不！我不能，我不愿意！”

“不是因为害怕吧？”玛戈问。

“不，我不怕，”波拉缓缓而清晰地说，“不是因为——”

“其他事先不考虑，首先是你的责任。”玛戈诚心诚意地说。

淡淡的一笑掠过波拉嘴唇：“那么爱呢？爱情怎么办？”

玛戈痛苦地闭上眼：“必须撇到一边，如果它挡住道，有碍于责任……”

两人沉默了一阵子。波拉又在屋内走来走去，脸色苍白，表情严峻。玛戈知道她内心十分矛盾，正在进行剧烈的思想斗争。

最后，波拉激动地将搭在眉端的头发往后捋一捋，眼眸里闪出自我牺牲的神色。

“好吧，我回去。来，咱们别浪费时间了。”

做祝福祈祷的时间到了，玛戈又朝修道院的教堂走去。

她浮想联翩，思绪起伏，同时又竭力想磨去往事的回忆。她好象没有跪在修女特丽莎身边，而是顺着走廊飞奔，手里抓着钥匙……她在一间洒满星光的塔楼房间里，嘴唇上燃烧着马克思·沃伦顿火热的亲吻……

可是现在，另一个姑娘已经上路去找他了。她打发波拉去做那人的妻子，而自己却爱着他，也一度被他爱。

第二天，大家对她的特别关心，连修道院院长也不例外。她纳闷这其中怕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下午，她刚要回房间，修女特丽莎来叫她：“请你到院长的客厅去。”

玛戈去客厅，心里觉得蹊跷。为什么大家举止这么奇怪？难道她做的事被人发现了？

令她惊奇的是院长不是一个人呆在客厅。同她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高个子男人。当她惊讶的目光落到他身上时，他也转过身来看着她。玛戈吓了一跳，往后一缩，原来面对着她的是雷斯伯格的王子鲁道夫，卢万尼勒邻国的统治者。他的照片她见过多次，决错不了。

她只觉得脸色发白，四肢发抖。这正是她过去望而生畏的事！她的冒险奇遇被发现了，他是来当着修道院院长的面揭发她的欺骗行为。

奇怪的是一身素服的院长却对她仁慈温柔地一笑。她听见院长清晰的声音：“王子又来看你了。这样频繁地接待客人是违反院规的，但他的使命不同一般。”

王子走上前，彬彬有礼地在她手上印了一吻。姑娘的心悠忽了一下，嘴里不清不楚地嘟囔着。

她慢慢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位王子在过去几天里已拜访波拉好几次了，这会儿还以为是同波拉在一起呢。

修道院院长对王子说话时，一会儿对他微笑，一会儿又对玛戈笑。

“你们想去花园里散步吗？”她提议，眼中含笑，而且忽然显得那么温柔。“春天了，花园里可美了。”

一分钟后，玛戈已羞答答随着王子沿花园小径散步，小径两旁葳蕤迤迤缀生着淡淡琥珀色水仙，浅蓝色勿忘草，还有红艳艳或黄灿灿的香罗兰。她感觉到他正盯着自己，瞅着阳光在她脸上投下的斑影，心里一直嘀咕，担心他随时会大叫一声，说她不是前几次见到的那个姑娘。

在果园门口，他煞住步，平声气和地说：“修道院院长同意由我转告你的身世秘密。”

玛戈两眼满溢兴奋，惊叫道：“呵，我早就知道了！”

他冲着她激动的脸蛋莞尔一笑：“当你得悉自己与卢万尼勒公国的君主，伊丽莎白女公爵是叔伯姐妹时，会感到惊讶吗？你长得太象她了，很容易把你错认为她。”

她呼哧呼哧地喘气。原来如此，难怪她和那个自称波拉·罗素的姑娘长得惊人的相象！她们血管里流着同族的血呀！

“我父亲呢？”她叫道，“把他的情况告诉我！”

“他是伊丽莎白父亲的弟弟，爱上了一个乡村姑娘，结婚后被撵出公国。他无法忍受离开故土的痛苦，就乔装成农夫隐居下来。你就诞生在一间乡间茅舍里。”

“我母亲呢？”她激动地插言，“她还活着吗？”

王子表情肃然，摇摇头：“她死了，在分娩时。一个叫罗莎的女人把你养大。”

“我……我记得她……”

她双手捂住脸，掩饰情绪的波动。

“我父亲也死了？”她最后又问道。

“为了平息叛乱，拯救卢万尼勒，他献出了生命。”

“那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他临死前，给我父亲——他的一个朋友，去过一封信，托我父亲照顾他的女儿。

不巧得很，一个星期前，信才收到，而我父亲也死了。于是，我就决定亲自来看望你，把你的老保姆罗莎也带来了。”

她马上想起上次去那间村舍时，屋子里空空无人。

“你是说罗莎也在这儿，在英国吗？”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追问。

“她正呆在这村子里，非常想见你。”

玛戈沉默不语。

“你愿意回卢万尼勒吗？”他提醒她，话音中流出殷切。

“不，”她断然否决，“永远回不去。我父亲的意愿是让我留在这里。”

他长吁一口气，又鼓动她说：“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你父亲慷慨捐躯的崇高精神弥补了一切过失。你的堂姐伊丽莎白会热情地欢迎你的。你难道不愿意回到自己的祖国吗？”

她想起自己钟爱的人，脸上泛出兴奋的光彩。可是，再见到他，见到另一个姑娘的丈夫，她怎么能受得了呢？脸上的光消失了，脸色变得苍白，精神淡漠。

“不错，我很想去，但已经太迟了，我不得不留在此地。”

他不断地打量那张甜蜜而又悲伤的脸，她的眼眸象掩隐在雾纱之中闪烁的紫罗兰。

“千万别这样做，你也不应该藏在这个地方。”他感情冲动了。

使她惊愕而又费解的是，他突然将她搂在怀里。吻她。她还没来得及出声抗议，他就松开了她，独自沿小径大步急速离去。

玛戈与修女阿格尼丝坐在一起做针线活。窗外的花香鸟语飘进这间静谧的小屋，阳光在悬挂四壁的圣像上和她们穿针引线的手指头上跳跃。

沉浸在这熟悉的静寂之中，过去的一切都好似一场栩栩如生的梦，但内心的痛苦却告诉她那不是梦，也不是荒诞的想象。

一位修女进来对玛戈说：“院长要见你。她在花园的房间等你。”

她放下手中的活，朝那间坐落在夏季玫瑰丛中的房子走去。

令人宽慰的是，那里只有院长一个人。她脸色沉静而略带忧郁，端坐在台边，桌台上摆着紫罗兰。

“亲爱的孩子，我已作出决定，它关系到你的幸福。我要打发你离开我了。”

姑娘的心紧张地敲打着。

“打发我走？为什么？”

“猜不出来吗？鲁道夫王子要娶你为妻，我同意了。尽管我想让你在这里当修女，我还是觉得你更适合另一种生活。如果你父亲在天之灵知道你通过婚姻而得到了他因为婚姻而失去的地位，他也会高兴的。王子明天回雷斯伯格，你同他一道走，你的老保姆罗莎与你作伴。”

玛戈惶恐不安地攥紧面前的椅子，可是不敢吐露真情，不敢出卖替代自己位置的那个姑娘。

刹那间，眼前的一切都化做朦胧薄雾，雾幕中升起马克思·沃伦顿的身影。

她爱他，怎么能同另一个男人结婚呢？

第九章

修道院院长批准玛戈单独在花园房间里会见王子。她进去时，他正站在窗边，一听见开门声，马上转过身来迎接她。

“院长告诉你我要娶你吗？”他急切地询问，“你愿意马上随我和罗莎回卢万尼勒吗？我会尽力使你幸福的。”

她欲言又止，脸色苍白，好几个小时的失眠在她眼圈周围投下一抹黑影。

她辗转床榻，夜不能寐，终于想通了，只有把实情告诉这人方是上策。她支支吾吾说道：“我……我不是你想的那个姑娘。我……我不是波拉。”

他黝黑英俊的脸上现出惊奇的神色。他毫无反应地重复道：“波拉？波拉是谁？她跟此事有什么关系？你是玛戈，是我爱的姑娘。”

她窘得涨红了脸。

“我是玛戈，但两天前才回来，你爱上的是我回来之前呆在这里的那一位。她叫波拉，我的堂姐，伊丽莎白女公，她曾经冒用了我的名字。”

开始他还以为她在开玩笑，用责备的口吻说：“你为什么说这些事？”

两抹红晕烧红了她的脸颊，她顾不得那么多了，答道：“是真的，我们曾经交换了位置。”

他定睛凝视玛戈，脸色阴沉下来，鲁莽地抓住她的胳膊，喊道：“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于是，她讲述了波拉如何来修道院投宿，她自己如何渴望冒险而另一位却巴不得过安静的生活。她谈到卡尔·格伦荷夫和他的威胁，她是因为害怕才又回到修道院，劝波拉返回去恢复故土的和平。

出于某种原因，她没有告诉他马克思·沃伦顿和她自己的事，也没有提到他同波拉的秘密婚约。那事太微妙，太神圣了，无法涉及。而且，让此人得悉他所爱的姑娘已嫁给另一个男人，还为时过早。

他肃然聆听，热情从他脸上消失，整个脸象大理石一样呆板。等她讲完话，陷入沉默之后，他才不动声色地问道：“你要留在这儿吗？”

“不，办不到。”她话音梗塞，“决不能让院长知道真情，那会使她伤心的。”

他又严肃地问她：“你要我带你同罗莎一起回卢万尼勒？”

“是的。不过，别……别去首都。我告诉你的事，除罗莎以外，我不希望其他任何人知道。你必须答应为我保密。我要同老保姆一起在她的茅舍里过安静简朴的生活。”

“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不去找你的堂姐？在那间小村舍里，过着农民的生活，你不会觉得幸福的。”

“就目前来看，那是再理想不过的了。我很穷，又太傲，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施舍。

以后，我会自己谋生，那儿一定有许多人想学英语。”

“你父亲在首都的银行里存了一点钱，可以帮你维持一段时间，然后你

可能会改变主意的。我简直无法想象你会满足于一种平静的生活。不过，在这段时间里，我一定为你保密，你永远可以把我当朋友。今天下午，我们无论如何要出发去卢万尼勒。”

玛戈接下来要办的事一件紧扣一件，快得让她晕头转向，目不暇接。先是与修女们依依惜别，大家还以为她要去过上流社会的充满传奇色彩的生活。接着，是她与罗莎见面，缅怀往事，倾诉衷肠。然后，又是空中和陆上的长途旅行，直到玛戈再次来到卢万尼勒的那间乡村茅舍，安顿在孩提时代玩耍过的那间小屋。

往后的日子在某种平静的气氛中度过。她穿上漂亮的卢万尼勒民族服装，象农夫一样在美丽的乡间漫步，从不远离农舍，装出一副恬淡自得、于世无求的样子。

有时，她也真想对罗莎谈谈马克思·沃伦顿，但又怕暴露自己的真情。每次老妇人从首都买东西回来，她都指望她会带回马克思同她堂姐宣布结婚的消息。可是，罗莎从来没提到此事。

后来，老保姆患感冒，病倒在床上。于是首都的事，她们就一无所知了。

有一天晚上，她走进罗莎的房间，发现她坐在床上，激动地睁大两眼，盯着房门：“是你吗？刚才是一场梦罗。”

玛戈捧住她棕色的双手，柔言轻语地安慰她：“我在这儿。你以为我离开了吗？”

罗莎躺倒在枕头上，闭上双目喃喃而语：“太可怕了，我还以为过去的事又发生了，你又丢失了，你不知道自己的身分，也没有人能告诉你，而我又无法去你那儿。”

待罗莎情绪稳定一些后，玛戈问她：“你还记得上次我来这里的那个晚上吗？当时你假装不认识我。”

罗莎答道：“当时，沃伦顿先生知道多少情况，我没把握，所以什么都不敢说。那天晚上的情景，经常在我脑子里转，我还认为你们是一对恋人。如果真是，我就高兴死了。”

“难道你不晓得他要娶我堂姐为妻吗？”玛戈痛苦地喊道。

“知道，我那念头真太傻。明天我又可以下床了，卡罗斯要去首都，他带我一起去。”

除了最新消息外，还有许多事要办呢。”

“罗莎，你病愈后第一天，怎么能走这么远的路！让我替你去吧，没人会认出我来的。早上先开一个单子，列上我们需要的东西，我想去跑一趟。”

“是那个……卡尔·格伦荷夫，我担心。”罗莎反对玛戈去首都。

“你不用怕他。他根本想不到我不是女公爵，而真的女公爵正平安无事地住在城堡里。”

早上，卡罗斯从毗邻的农场把车开来，接玛戈出发去首都。罗莎仍疑虑重重。

自从头天晚上同老保姆交谈后，玛戈心中就一直焦躁不安。现在，她又一次看见了城墙的角楼，看见首都幢幢白屋在阳光下闪着欢快的光，那令人揪心的往事又向她袭来。

她实在不忍心看一眼远处熠熠闪烁的白色宫殿，就在那里，她享受过短暂而令人炫目的荣耀。现在，另一位姑娘正合法地住在那里，也许马克思·沃

伦顿同她呆在一起。

对他来说，玛戈只不过是一场痛苦的回忆，几乎都记不起来了。

进城时，她又想起那个迷人的早上。她打扮得富丽堂皇，八匹乳色赛马拉车，洋洋得意去教堂接受加冕。

汽车停下了。玛戈下车，同卡罗斯约好碰头的地点，以便送她回去。然后，她查看了一下购物单，朝商店走去。

只要见到豪华汽车，她的注意力就被吸引住。她往车里扫一眼，迫不及待而又忧心忡忡，想凑巧能看到自己爱着的那个人。这种可能性，令她心急如焚。不过，既然永远失去了他，那最后还是别见到他。她这样一个劲儿绝望地告诫自己。

她办完事，刚走出最后一家商店时，看见一个报童沿街道飞奔，兴奋地叫喊着什么，手里拿着一份海报。她紧张得心房剧烈跳荡，等报童跑过来，靠近了，才看见一份卢万尼勒语公报，用粗体黑字写道：

伊丽莎白女公订婚

她心内如焚，买了一份。波拉的照片占了整个第一版，她身边那个穿制服的，就是要与她结婚的人。

玛戈看他一眼，再看一眼……

她一声惊叫，高兴得咧开了嘴，因为他是那个笑容可掬，面容俊美的鲁道夫王子。

她继续赶路，担心路上行人会注意到她的情绪变化。她脑子里只惦念着一件事，马克思·沃伦顿在哪里？他出什么事了？

一路上，玛戈既悠然神往，又提心吊胆。她恨不得鼓起勇气去找他，讲出一切真情，但又不能，也不敢，担心他会因她过去的行动而鄙视她。

玛戈和罗莎站在茅舍门口，等卡罗思开车来接她们去首都参加女公爵的结婚仪式。

玛的脸激动得颤抖，心急如焚，朝汽车要开来的方向张望。

终于看见汽车了，车身披着蓝色和金黄色的彩带。不一会儿，他们已乘车朝首都飞驰而去。

罗莎凝视她身边的那张苍白而焦灼的脸，抱怨道：“你不该这个样子去参加你堂姐的婚礼，应该乘一辆绸缎装饰的华丽马车。”

姑娘唇边掠过一丝淡淡微笑，没有答理。罗莎又沉默不语。

阳光刺目，玛戈闭上眼，想起那位要嫁给自己亲爱者的姑娘。她断定波拉真正爱的人是鲁道夫王子，因为她记得修道院院长说，自从王子来过修道院后，她变得不同以往了。她还记得当她三言两语谈到爱情一词时，堂姐脸上现出了奇异的神色，而当她劝波拉回国，做马克思妻子时，她却疾首蹙眉……

她自叹不如波拉勇敢，嗓子里涌起一声抽噎。波拉肯定毫无畏惧地告诉了同她结过婚的男人，声明无法做他的妻子，因为她爱着另一个人。由于爱的力量，她终于设法从那种无法忍受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了。原来的婚姻肯定秘密地废除了。

教堂的钟声告诉他们已经靠近首都了。没一会儿，他们就置身于车水马龙之中。街道全披上了节日盛装，汽车，火车，行人，汇成一股股洪流，朝一个方向涌去。

城门口，人群熙来攘往，水泄不通，玛戈一行只好弃车步行，挤进人

群往前拥。

没走多远，玛戈就被挤散了。她知道在这闹哄哄的人堆里，根本不可能找到罗莎，只好单独行动，死劲往里挤，想占一个好位置观看迎婚队伍。

她站在教堂边的荫处。钟声敲响了，那阵阵声浪好象一群群鸟儿扑腾着银色的翅膀，遮断云天，记忆的潮水铺天盖地地朝她牙来。

她几乎沉入想象之中，自己不再站在此处，而是一身素白，浑身如星光闪烁，同马克思·沃伦顿并肩端立在宫殿凉台上，观望着为她而狂欢的人群。

远处传来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她知道，仪仗队已经出发离宫拉。她兴奋得几乎要晕过去，好不容易才看到那辆马车。一位比她幸运的姑娘正被送去完婚。

人群欢欣雀跃，马车擦着边线而过，配上猩红羽饰的骏马在阳光下象火光闪耀。男男女女，欢呼呐喊，一束束鲜花抛向天空，一阵阵钟鸣喜气洋溢。

玛戈可以看清楚马车了。她堂姐波拉满面笑容，频频点头致意，那喜气洋洋的神色为她的天姿国色更增添了一轮光圈。坐在她旁边的是她姑妈，阿勒斯塔西亚公爵夫人。

玛戈闭上眼，思绪翻滚，晕沉沉，渴望得到那本来可以得到的一切。

要是她当初接受了命运的慷慨，该多么好呵！

爱情送上门来，她却拒绝了。现在倒好，让另一位姑娘与所爱者一起得到了爱情。

然而，她也理智地认识到，在那种情况下，自我牺牲是唯一的出路。她只不过是个私自闯入他人地盘的家伙，无权同马克思·沃伦顿结婚。

波拉才是应该当女皇的姑娘。

她又回忆起过去，那双搂住她的男人的胳膊，那压住她嘴唇要占有她灵魂的亲吻。

她一声呜咽，马上又憋住，担心旁人听见。

她现在还不能暴露身份，得观望一番，当一名旁观者，看着幸福从身边永远地逝去。

她突然发现前面有个男人在蠕动，瞥见一种金属的闪光。她吓得尖叫一声，原来她看见了卡尔·格伦荷夫。他正举起左轮手枪，对准他爱过又失去的姑娘。

一声枪响，眼前一片模糊，愤怒的人群骚动了，乱喊乱叫。

没等玛戈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几个士兵已经架着一具男人的尸体往外拖。

原来是玛戈身边的一些人发现了卡尔的企图，在他朝伊丽莎白开枪前就当场逮住了他。他不愿意被活捉，便把枪口对准了自己。

悲剧在一刹那间就结束了，被人忘却了。玛戈被人群推着拥着，来到教堂门口。她已经身不由己了，被扛着上了台阶，揉着穿过拱廊，挤着进到幽暗的厅内，剩余的人却被挡在门外，大门轰的一声关上了。

有人拽她坐到最后一个位子上。厅里雾腾腾，香烟弥漫。她刚进来时什么也看不清，慢慢地才分辨出圣坛洁白娇丽的百合，周围一尊尊金质烛台，烛焰映辉，还有全身大紫大红的牧士，然后便是那新娘，衣衫首饰，雪白金黄，身边挺立着一具身材高大、着灿烂夺目卢万尼勒军服的身影。

不仅仅是这袅袅香烟在她眼前拉开了一层幔帐，挡住了眼帘，而且“本来有可能”的想法撩起了她哀哀愁绪，揪心断肠，模糊了她的视野。

倘若她奸诈虚伪，保持沉默，毅然拒绝刚才死去的卡尔·格伦荷夫大纠缠，接受波拉轻率赠送的一切，那么此时此刻，就是她同马克思·沃伦顿站在圣坛旁边接受牧士的祝福了。风琴奏起洪亮的婚礼进行曲，响彻各个廊厅，在玛戈听来宛如飘飘仙乐，伴随她进入人间天堂，她一只手紧紧箍着丈夫和情人的胳膊……

可是，现在朝廊厅走过来的却是波拉同她的丈夫。她心花怒放，满面春风，一副花容玉貌，令人羡慕。她从玛戈旁边姗姗而过，靠得那么近，伸手就可以触到她裙袍的边端。玛戈心绪纷乱，胡思乱想，甚至觉得鲁道夫那对棕色眼眸正得意洋洋地盯着她的眼睛。

不过，那盯着她看得出眼眸到底是棕色的还是灰色的？因为她正在注视的人却是马克思·沃伦顿……他走在新郎后面，刚毅的脸盘堆满微笑，热切的目光毫无疑问是注落在她身上！

当她随人群走到外面阳光处时，心绪纷乱，自问是不是精神失常了。真的看见了自己如痴如狂地爱着却又无法得到的那个人吗？还是由于渴仰之心过切，而造成的幻觉？

当她下到最后一级台阶时，听到有人轻轻地唤她的名字：“玛戈！”

如同在梦中听到甜蜜的乐曲，她应声望去，惊讶得喊不出声来。与她面对面站着的，就是她爱着而又失去了的人。

（完）

